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二十二

唐紀十三

太和八年六月李中敏請斬鄭注

新舊中敏傳皆云六年夏上此疏今

據開成紀事大和權兇記皆云八年六月又中敏疏言申錫臨終按申錫去年七月卒若六年則申錫尚

在今從開成紀事

王守澄薦李仲言

舊傳李訓初名仲言居洛中李逢吉為留守思入相訓揣知其意即

以奇計動之自言與鄭注善逢吉遺訓金身錫事帝百萬今持入長安以賂注又曰初注構宋中

深惡之欲令京兆尹杖殺至是以藥稍効善遇之獻替記曰先是上惡鄭注極甚嘗謂樞密使曰卿知

有善和端公無歎京兆尹懦弱不能斃於木閣成紀事曰訓除名流象州會恩歸于東洛接

之逢吉斥之不顧會鄭注實副上黨路經東而附之接之廣以古今義烈披述衷欵注本兇邪

自此諸然相然諾情契稠疊及注徵赴闕訓隨而到
京別第安置注因陳奏言訓文學優盛無比上納之
太和八年三月以布衣在翰林注之援也甘露記曰
訓為入長大美貌口辯無前常以英雄自任會鄭注
介上黨出洛陽訓慨然太息曰當世操權力者齷齪
苛細無足與言吾聞鄭注為入好義而求奇士且通
於內官易為因緣乃往說之注見訓大驚如舊相識
遂結為死交及注赴闕請訓行京師為上居供給日
夕往來乘間奏於上按實錄去年九月李款彈鄭注
云前邠州行軍司馬今年九月庚申王守澄宣召鄭
注到於浴堂門獻替記八年春暮上對宰臣歎天下
無名醫便及鄭注精於服食或欲實於伎術或欲令
為神策判官注皆不願此職守澄遂託從諫奏為行
軍司馬又云去歲春夏李仲言猶喪母已潛入城無
王山人兩度對於含元殿今年八月十三日欲與諫
官至九月三日鄭注自絳州至便於宣徽對然則訓
自去年已因注謁守澄得見上注今年暮春後方從
昭義辟然則訓舊與注善去春已入長安見上非注
赴昭義時始定交亦非去年十一月徵注於
路州又非訓隨注到京也今從實錄獻替記

十一月史元忠為盧龍留後實錄十一月鎮州奏幽

三軍逐出不知所在後不言元忠復歸幽州而至此

有新命蓋因莫州軍亂鎮州承傳聞之誤而奏之耳

九年四月鄭注舉李款自代甘露記曰時論或云款

款彈注之文皆訶其隱隱豈有於人如此而能陰與

之合乎此皆當時庸人見注舉款自代遂有此疑耳

今不取

路隋為鎮海節度使舊隋傳曰德裕貶袁州長史隋

浙西按實錄隋出鎮在不置奏狀始為鄭注所忌出鎮

德裕貶前四日今不取

上與李訓鄭注密謀誅宦官舊傳以為上出易義以

誅宦官之謀按補國史云許康佐進新注春秋列國

經傳六十卷上問閻弒吳子餘祭事康佐託以春秋

禍安得不慮仲言曰陛下留意於未萌臣願遵聖謀
實錄今年四月癸亥許康佐進纂集左氏傳三十卷
五月乙巳朔以御集左氏列國經傳三十卷宣付史
館然則上與訓謀誅宦官必在此際矣然文宗與訓
語時宦官必盈左右恐亦未敢
班班顯言如補國史所云也

七月貶李甘封州司馬舊傳曰鄭注入翰林侍講舒
元輿既作相注亦求入中書

甘昌言於朝云云貶封州按
是時元輿未作相舊傳誤也

八月杖殺陳弘志舊傳李訓既秉權衡即謀誅內豎
陳弘志自元和末負弒逆之名遣

人封杖決殺按此時李
訓未為相今從實錄

九月丁卯李固言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宋敏求宣宗
實錄曰固言

性稍急無重望時訓注用事雖相之中實惡與宗閣
為黨乃出為興元節度按固言鍛鍊楊虞卿獄宗閣
由是罷相而固言代之豈得
為宗閣黨也今從開成紀事

鄭注為鳳翔節度使開成紀事注引舒元輿李訓俱
擢相庭注自詣宰臣李固言求

鳳翔節度固言剛勁不許唯王涯賈餗贊
從其事九月二十五日紀事誤今從實錄

十一月韓約奏甘露李訓奏未可遽宣布按訓與韓
約共謀詐

為甘露而自言恐非真瑞者蓋欲使宦官盡往金吾
覆視因伏兵誅之耳故二十二日令狐楚所草制書

亦云兇渠仍請其
覆視今從實錄

張仲方權知京兆尹實錄乙丑閣門使馬元贇已宣
授仲方京兆尹至此又言者蓋

當時止是口宣
至此乃降敕耳

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皮光業見聞錄曰崔慎由
以元和元年登第至開城

已入翰林因寓直之夕二更以來有中使宣召引入
數重門至一處堂宇華煥簾幕俱垂見左右二廣燃

蠟而坐謂慎由曰上不豫來已數日乘自登極後聖
政多虧今奉太后中旨命學士草廢立令慎由大驚

日某有中外親族數千口列在縉紳長行兄弟甥姪
僅三百人一旦聞此覆族之言寧死不敢承命况聖
上高明之德覆于八荒豈可輕議二廣默然無以為
對良久啓後戶引慎由至一小殿見文宗坐於殿上
二廣逕登階而疏文宗過惡上唯俛首又曰不為此
拗木枕措大不合更在此坐矣街談以好拗為拗木
枕仍戒慎由曰事泄即是此措大也於是二廣自執
炬送慎由出遂殿門復令中使送至本院慎由尋以
疾出翰林遂金滕其事付胤故胤切於勦絕比司者
由此也誅比司後胤方彰其事新傳曰慎由記其事
藏箱枕間將沒以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終討除之
按舊傳崔慎由大中初始入朝為右拾遺真外郎知
制誥文宗時未為翰林學士蓋崔胤欲重
宦官之罪而誣之新傳承皮錄之誤也

戊辰張仲清獻鄭注首

據實錄甲子已傳注首而開成紀事二十六日方下詔削

官爵云鄭注初誅京師尚未知李潛用乙卯記亦云
丁卯張仲清誘注而殺之與開成紀事同但開成紀
事注傳云二十六日奏朝觀恐誤乙卯記注庚申入
觀十九日也至扶風聞訓敗乃還似近之實錄恐大
清殺注今不書日以傳疑

十二月薛元賞秋殺神策軍將

開成紀事以秘書少監王會為京兆尹按

薛元賞已為京兆尹紀事誤

開成元年三月命京兆收葬王涯等十一人

開成紀事云京

兆薛元賞於城西張村葬涯等七人今從新傳

七月取李孝本二女入宮

實錄上云取孝本女二人入內下魏謩疏云取孝本

次女一人入內所以如此不同者蓋孝本二女皆籍沒在右軍先取長女入內暮不之知又取次女暮乃知之上疏故也

二年七月韋溫罷太子侍讀

舊傳曰兼太子侍讀每晨至少陽院午見太子

溫云云太子不能行其言溫稱疾上不悅改太常少卿未幾拜給事中按溫已為給事中乃兼太子侍讀

舊傳誤今

三年正月楊嗣復李珣同平章事

舊傳三年楊嗣復輔政薦珣以本官

同平章事按珣與嗣復並命今從實錄

五月詔停奏祥瑞

實錄初上謂宰臣曰歲豐人安豈非上瑞宰臣因言春秋不書祥瑞

上深然之遂有此詔補國史以為因杜琮進言今兼取之

十月太子永彙薨

按文宗後見緣撞者而泣曰朕為天子不能全一子遂殺劉楚材等

然則太子非良死也但宮省事祕外人莫知其詳故實錄但云終不悛過是日彙薨

郭收為邠寧節度使

舊柳公權傳作皎按子儀子姪名皆連日旁今從實錄

十一月張元益出定州

補國史曰易定張公璠卒三軍請公璠子元益繼統軍務

公璠乃孝忠孫也公璠彌留之際誡元益歸闕三軍復効幽鎮魏三道自立連帥坐邀制命朝謀未決

備公欲伐而克之貞穆公議未可與師且行

長未行朝典貞穆公有密疏進追元益詔意云救張元益卿太祖孝忠功列鼎彝垂於不朽卿乃祖茂昭

克荷遺訓不墜義風云云文宗覽詔意深叶睿謀詔下定州元益拜詔慟哭焚墨衰請死於衆三軍將上

南向稽首蹈舞流涕扶元益就苦廬請監軍使幕府準諸道例各知留後公璠遂全家赴闕詔以神策軍

使陳君賞為帥所謂貞穆公者李珣也按實錄璠定州衙將非孝忠孫又李德裕此年不為相補國史蓋

傳聞之說不可據今從實錄

吐蕃彝泰替普卒弟達磨立吐蕃益衰

彝泰卒及達磨立實錄不

書舊傳續會要皆無之今據補國史

四年十一月上問周墀可方何主

高彥休唐闕史曰文宗開成後常鬱

鬱不樂五年春風痺稍閒坐思政殿問周墀云云既而龍姿掩抑淚落衣襟汝南公憊伏嗚咽再拜而退

自是復不視朝以至厭代按實錄明年正月朔上不
康不受朝賀四日帝崩恐非五年春今從新傳仍置

於此

回紇相掘羅勿借朱邪赤心兵殺彰信可汗國人立

盧駁特勒後唐獻祖紀年錄曰開成四年回鶻大饑

於榆林天德軍使溫德彝請帝為援遂帥騎赴之時

胡特勒可汗牙帳在近帝遣使說回鶻相盟沒斯為

陳利害云云盟沒斯然之決有歸國之約俄而回鶻

宰相勿篤公叛可汗將圖歸義遣人獻良馬三百以

求應援帝自天德引軍至磧口援之為回鶻所薄帝

一戰敗之進擊可汗牙帳胡特勒可汗勢窮自殺國

昌因奏勿篤公為署颯可汗是歲開成五年也文宗

崩武宗即位遣嗣澤王溶告哀於回鶻使還始知特

勒可汗易代按朱邪赤心若奏勿篤公為可汗安得

因溶告哀始知易代乎此則自相違矣舊傳開成初

其相有安允合者與特勒柴革欲篡薩特勒可汗可

汗覺殺柴革及安允合又有回鶻相掘羅勿者擁兵

在外然此柴革安允合又殺薩特勒可汗以虛秘

勒為可汗新傳云開成四年其相掘羅勿作難引沙

陀兵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盧駁特勒為可汗今從之

五年正月立穎王灑為太弟唐闕史曰武宗皇帝王

宗為穎王獲愛幸文宗於十六宅西別建安王溶穎
王灑院上數幸其中縱酒如家人禮及文宗晏駕後
宮無子所立敬宗男陳王年幼且病未任軍國事中
貴主禁掖者以安王大行親弟既賢且長遂起左右
神策軍及飛龍羽林驍騎數千眾即藩邸奉迎安王
中貴遙呼曰迎大者迎大者如是者數四意以安王
為兄即大者也及兵仗至二王宅首兵士相語曰奉
命迎大者不言安穎孰為大者王夫人竊聞之擁髻
褰裙走出矯言曰大者穎王也大家左右以王魁梧
傾長皆呼為大王且與中尉有死生之契汝曹或誤
必亦族矣時安王心云其次弟合立志少疑懼懼不
敢出穎王神氣抑揚隱于屏間夫人自後聳出之眾
惑其語遂扶上馬戈甲霜擁前至少陽院諸中貴知
已誤無敢出言者遂羅拜馬前連呼萬歲尋下詔以

穎王灑立為皇太弟權勾當軍國事新后妃傳曰武宗賢妃王氏開成宋王嗣帝位妃陰為助畫故進號才人蓋亦取於闕史也按立嗣大事豈容謬誤闕史難信今不取從文宗武宗實錄

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舊傳曰安王溶穆宗宗即位李德裕秉政或告文宗崩時楊嗣復以與賢妃宗家欲立安王為嗣故王受禍嗣復貶官按是時德裕未入相今

從武宗實錄
救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武宗實錄裴夷直上言伏見三日敕令有司以今日

崩豈得二日遽有此敕必誤也
上四日擯歛成服按文宗以四日

九月黠戛斯破回鶻李德裕會昌一品集安撫回鶻制作紇吃斯又作紇乞斯今從德裕會昌伐叛記杜牧集新舊傳實錄

回鶻別將句錄莫賀殺厓馭舊傳作句錄未馬賀今從新傳

十月劉沔屯雲迦關新傳實錄作雲伽關今從一品集

十一月裴夷直坐漏名貶新傳曰武宗立夷直視冊牒不肯署今從武宗實錄

武宗會昌元年二月回鶻立烏希特勒為烏介可汗

據伐叛記烏介立在二月今從之後唐獻祖紀年錄曰王子烏希特勒者蜀薛之弟胡特勒之叔為黠戛斯所迫帥眾來歸至錯子山乃自立為可汗二年七月冊為烏介可汗

三月誅劉弘逸薛季稜貶楊嗣復李珣舊紀開成五年八月十七

日葬文宗于章陵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率禁軍護靈駕二人素為文宗獎遇仇士良惡之心不自安因是欲倒戈誅士良弘志鹵簿使王起山陵使崔郾覺其謀先諭鹵簿諸軍是日弘逸季稜伏誅以楊嗣復為湖南觀察使李珣為桂管觀察使中丞裴夷直為

杭州刺史皆坐弘逸季稜也賈緯唐年補錄曰五年八月云是月誅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帝即位尤忌宦官季稜弘逸深懼之及將葬文宗於章陵聚禁兵

欲議廢立賴山陵使崔黻鹵簿使王起等拒而獲濟
遂擒弘逸季稜殺之舊王起傳八月充山稜鹵簿使
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懼誅欲因山陵兵士謀廢立
起與山陵使知其謀密奏皆伏誅舊嗣復傳五年九
月貶湖南明年誅季稜弘逸中人言二人頃附嗣復
李珣不利於陛下武宗性急立命中使往湖南桂管
殺嗣復與珣按去年八月若已誅弘逸季稜不當至
此月始再貶嗣復等舊紀王起傳與嗣復傳自相違
今從實錄實錄又曰時有再以其事動帝意者帝赫
怒欲殺之中使既發雖宰相亦不知之戶部尚書判
度支杜棕奔馬見德裕云云舊嗣復傳曰宰相崔鄴
崔琪等亟請開延英極言云云獻替記曰會昌元年
三月二十四日遇假在宅向晚聞有中使一人向東
一人向南處置二故相及裴夷直余遣人問鹽鐵崔
相度支杜尚書京兆盧尹皆言聞有使去不知其故
余遂草約奏狀二十五日早入中書崔相琪續至崔
鄴次至陳相最後至已巳持矣余今三相會食自歸
廳寫狀進請開延英賜對進狀後史無報答至午又
自寫第二狀封進兼請得樞密使至中書問有此事
無樞密使對曰向者不敢言相公既知只是此人嗣
復李正德裕言此事至重陛下却不敢問便遣使
物情無不驚懼請附德裕奏聖旨若疑德裕情故請
先自遠貶唯此一事不可更行德裕等至夜不敢離
中書請早開延英賜對至申時報開延英余邀得丞
相兩省官謂曰上性剛若有一人進狀伏問必不捨
矣容德裕極力救解繼於叩頭流血德裕救不得他
人固不可矣及召入延英殿德裕率三相公立當御
榻奏事嗚咽流涕云云上既捨之又令德裕召丞郎
兩省官宣示今從
實錄亦采獻替記

六月王哲諫建道場受法錄坐貶

實錄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於三

殿建九天道場帝親傳法錄右拾遺王哲上疏請不
度進士明經為道士不從又上疏諫求仙事詞甚切
直貶河南府士曹參軍舊紀以衡山道士劉玄靖為
崇玄館學士令與趙歸真於禁中修法錄左補闕劉
彥謨切諫貶彥謨河南府戶曹實錄去年九月已命
歸真建道場親受法錄哲疏言王業之始不宜崇信
過篤至此又有此事與舊紀
劉彥謨事相類今從實錄

八月張賈爲巡邊使察回鶻情偽

一品集賜盟沒斯

至覽所奉表又曰方圖鎮撫已命使臣今又知堅昆等五族深入陵虐可汗被害公主及新可汗播越它所特勒等相率遁逃萬里歸命又曰豈非欲討除外寇臣復本蕃又曰但緣未知指的難便聽從又曰又慮邊境守臣或懷疑阻又曰故遣張賈往安撫又曰秋熟然則詔下必在此際也

詔田牟約勒將士及雜虜毋犯回鶻

舊紀八月烏介遣使告故可汗

死部人推爲可汗今奉公主南投大國時烏介至塞上盟沒斯與赤心相攻殺赤心帥數千帳近西城田牟以聞烏介又令其相頡干迦斯表借天德城乃乞糧儲牛羊詔王會李師偃往宣慰令放公主入朝照粟二萬石舊德裕傳曰開成未回鶻爲黠戛斯所攻部族離散烏介奉大和公主南來會昌二年二月平於塞上遣使求助兵糧收復本國權借天德軍田牟請以沙陀退渾諸部擊之下百寮議議者多云如平之奏德裕云云帝以爲然許借米三萬石伐叛記曰會昌元年二月回鶻遠涉沙漠饑餓尤甚將金寶於塞上部落博糴糧食邊人貪其財寶生攘奪之心至其年秋城使田牟監軍韋仲平上表稱退渾党項與回鶻宿有嫌怨願出本部兵馬驅逐其時天德城內只有將士一千人職事人居其半上令宰臣商量德裕面奏云云八月二十四日請賜田牟仲平詔漢兵及蕃渾不得先犯回鶻語在會昌集奏狀中按舊紀實錄皆采集衆書爲之爭前後多差互今從伐叛記一品集

閏月以穀二萬斛賑回鶻

伐叛記云降使賜米二萬石尋又烏介至天德按實

錄十一月初猶未知公主所在遣苗績至盟沒斯處訪問月末始云公主遣使言烏介可汗乞冊命及降使宣慰十二月庚辰制曰公主遣使入朝已知新立可汗寓居塞下宜令王會慰問仍賑米二萬石然則閏九月中烏介未至天德德裕但欲賑盟沒斯等耳上雖許賜米而未遣使會聞烏介在塞下因遣王會并賜之二萬石耳非再賜也伐叛記終言其事非以閏九月中即降使賜米也

幽州軍殺陳行泰立張絳

舊紀十月幽州雄武軍使張絳遣軍吏吳仲舒入朝

言行秦慘虐請以鎮軍加討許之是月誅行秦遂以
絳知兵馬事二年正月以絳知留後仍賜名仲武以
兩人為一人誤也今從
舊仲武傳伐叛記實錄

十一月回鶻上表借振武一城

新傳曰達于奉主來歸烏介怒擊達于殺

之劫主南度磧進攻天德城劉河屯雲伽關拒却之
按烏介方倚唐為援豈敢攻天德今從舊紀傳實錄

二年三月回鶻盟沒斯殺赤心僕固

伐叛記曰赤心宰相欲謀犯塞

盟沒斯先布誠於田牟然後誘赤心同謁可汗戮於
可汗帳下赤心所領兵馬遂潰散東去歸投幽州一
品集幽州紀聖功碑曰赤心怙力負氣潛圖厲階為
盟沒斯所給誘以俱謁可汗戮於帳下其眾大潰東
逼漁陽舊傳曰回鶻相赤心者與連位相姓僕固者
與特那頡斃擁部眾不賓烏介赤心欲犯塞烏介遣
其屬盟沒斯先布誠於田牟然後誘赤心同謁烏介
戮赤心於可汗帳下并僕固二人那頡戰勝全占赤
心下七千帳東瞰振武大同據室韋黑沙榆林東南
入幽州雄武軍西北界新傳曰盟沒斯以赤心殺

得要領即密約田牟誘赤心斬帳下披一品集
可汗敕書雖云去歲盟沒斯已至近界今可汗既立

彼又降附然賜可汗書意又云盟沒斯自本國破亡

之初奔逆先至塞上不隨可汗公主已二年是則

盟沒斯自有部眾雖遙降烏介身未嘗往也安得斬

赤心僕固於可汗帳下乎且赤心若不賓烏介又安

肯隨盟沒斯同謁烏介乎蓋盟沒斯自惡赤心桀黠

誘至已之帳下而殺之耳今從新傳又伐叛記盟沒

斯殺赤心於烏介至天德下連言之舊傳亦然新傳

在召諸道兵討烏介下按一品集據回鶻到橫水柵

未知是那頡特下為復是可汗遣來蓋那頡特下脫

勒字即那頡斃也然則虜犯橫水在赤心死後故置
於此

河東奏回鶻兵至橫水

實錄符澈奏回鶻掠橫水事在正月李拭巡邊前按一品

集此狀云宜密詔劉沔忠順則狀必在李忠順鎮振

武之後也蓋澈在太原時奏之沔除河東後德裕方
有此奏故
置於此

四月壬午李德裕請加盟沒斯官賞

一品集異域歸忠傳序云二年

四月甲申回鶻大特勒盟沒斯率其國特勒宰相等內附而此四月十八日狀已言盟沒斯送款者蓋盟沒斯自欲誅赤心之時已送款於田牟至二十日乃帥衆至天德耳故其授左金吾大將軍制云屢獻款誠布于邊將尋執反虜不遺君親戰其餒殍之徒曾靡秋豪之犯旋觀所履大節甚明蓋回鶻亂亡盟沒斯本與赤心等來歸唐而邊吏疑阻故赤心等怒欲犯塞而盟沒斯先告邊吏誘赤心之衆東走而盟沒斯帥其衆降唐也

甲申盟沒斯降

一品集盟沒斯特勒等狀五月四日上實錄在五月丙申蓋據奏到之日

也今從歸忠傳序

五月張仲武大破那頡啜

伐叛記曰仲武招降赤心下潰兵及可汗下部落前

後三萬餘人分配諸道回鶻種族遂至寡弱新舊紀皆無仲武破回鶻事舊回紇傳曰仲武大破那頡啜衆全收七千帳殺戮收擒老小共九萬人那頡中箭透駝群潛脫烏介獲而殺之一品集幽州紀聖功碑曰公前後受降三萬人特勒二人可汗姊一人大都督外宰相四人其它裨王騎將不可備載諸書皆不言仲武破那頡啜月日故附於此

八月回鶻帥衆至雲州詔發陳許等兵屯太原

實錄六月

回鶻寇雲州劉沔出太原兵禦之又云劉沔救雲州爲回鶻所敗七月又云烏介過天德至把頭烽突入大同川驅太原部落牛馬數萬轉戰至雲州新紀正月回鶻寇橫水柵略天德振武軍三月回鶻寇雲朔六月劉沔及回鶻戰于雲州敗績按一品集奏回鶻事宜狀臣等見楊觀說緣回鶻赤心下兵馬多散在山北恐與奚契丹室韋同邀截可汗所以未敢遠去今因賜仲武詔令諭以朝旨緣回鶻曾有忠効又因殘破歸附國家朝廷事體須有存恤令奚契丹等與其同力討除赤心下散卒遣可汗漸出漢界免有滯留此狀雖無月日約須在楊觀自回鶻還赤心死那頡啜未敗前也又賜可汗書云一昨數使却回皆言

可汗只待馬價及今交付之次又聞所止屢遷則是
可汗邀求馬價而朝廷於此盡給之也又七月十九
日狀云望賜可汗書得盟沒斯表稱在本國之時各
有本分馬其馬價縮並合治下請充進奉以可汗本
國殘破又在邊陲此已量與盟沒斯優當其盟沒斯
以下本分馬價縮便賜可汗然則給其馬價必在七
月十九日前當是時回鶻必未寇雲州敗劉沔突入
大同川掠太原牛馬故朝廷曲循其所求欲其早離
塞下北去尚未有攻討之意也又實錄八月壬戌朔
李德裕奏請遣石雄斫營取公主擒可汗戊辰又奏
斫營事令且住辛未詔發陳許徐汝襄陽兵屯太原
振武天德救援按一品集德裕論討襲回鶻狀云臣
頻奉聖旨緣回鶻漸逼把頭烽早須討襲臣比聞戎
虜不解攻城只知馬上馳突臣料必無遊弈伏道又
不會斫營儻令石雄以義武馬軍兼退渾馬騎精選
步卒以為羽翼斫夜襲必易成功狀無月日實錄
據七日狀云今月一日所商量石雄斫營事望且令
駐故置之朔日耳此時猶云漸逼把頭烽則是尚未
知過把頭烽南也又八月七日論回鶻事宜狀云回
鶻自到把頭烽北已是數旬奏報寂然更無侵軼察

其情狀只與在天德振武界首不殊臣等今月一日
所商量石雄斫營事望且令住更審候事勢據此狀
意則是殊未知可汗深入犯雲州也又八月十日請
發陳許等兵狀云臣等昨日已於延英面奏請太原
振武天德各加兵備請更徵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
至河冰合時深慮可汗突出過河兼與吐蕃連結則
為患不細深要防虞其所徵諸道兵恐不可停須令
及冰未合前各到所在然則回鶻突入大同川犯雲
州必在八月之初一日七日猶未知九日始奏到
故議發兵守備驅逐實錄新紀皆誤今從舊紀

丁丑賜盟沒斯及其弟等姓名
舊紀六月盟沒斯等至京師制以盟沒斯

充歸義軍使賜姓名李思忠以回鶻宰相受邪勿為
歸義軍副使賜姓名李弘順舊回鶻傳曰二年冬三
年春回鶻七部共三萬衆相次降於幽州詔配諸道
有盟沒斯受邪勿等諸部降振武皆賜姓名李氏及名
思忠思貞思

義今從實錄

遣石戒直還國賜可汗書
舊紀此詔在劉沔張仲武為招討使下按一品集八

月十八日狀兩日來臣等竊聞外議云石誠直久在京城事無巨細靡不諳悉昨緣收入鴻臚懼朝廷處置因求奉使意在脫身又云石誠直先有兩男逃走必是已入回鶻料其此去豈肯盡心伏望速詔劉沔所在勒回然則遣石戒直賜可汗書必在此狀之前未知後來果曾勒回否也

十二月吐蕃來告達磨贊普之喪實錄丁卯吐蕃贊普卒遣使告喪廢

朝三日贊普立僅三十餘年有心疾不知國事委政大臣焉命將作少監李璟為弔祭使據補國史彝泰

卒後又有達磨贊普此年卒者達磨也文宗實錄不書彝泰贊普卒舊傳及續會要亦皆無達磨新書據

補國史疑文宗實錄闕略故它書皆因而誤彝泰以元和十一年立至此二十七年然開成三年已卒達

磨立至此五年而實錄云僅三十年亦亦是誤以達磨為彝泰也

洛門川討擊使論恐熱補國史曰恐熱姓末名與力吐蕃國瀧不呼本姓但王族

則曰論官族則曰尚其中字即蕃號也熱者例皆言之如中華呼郎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二十一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二十二

唐紀十四

會昌三年正月劉洸遣麟州刺史石雄襲可汗舊傳

云豐州刺史石雄後唐獻祖紀年錄云石州刺史石雄按是時田牟為豐州刺史今從實錄

石雄大破回鶻迎太和公主以歸舊石雄傳曰三年回鶻大略雲碑劉

洸以太原之師屯於雲州洸謂雄曰國家以公主之

故不欲急功我輩捍邊但能除患專之可也雄受教

自選勁騎得沙陀部落兼契苾拓拔雜虜夜發馬邑

徑趨烏介之牙時虜帳逼振武雄既入城登堞視其

眾寡見羶車數十云云遂迎公主還太原回鶻傳烏

通鑑考異卷三十一
謁見太和公主奉而歸國按一品集會昌二年十月十七日狀訪聞劉沔頗練邊事唯臨機決策不免遲疑深恐過為慎重漸失事機望賜劉沔詔比緣回鶻未為侵擾且務緩懷今既殺戮邊人驅劫牛馬頻已有詔速令驅除自度便宜臨機應變不得過懷疑慮皆待朝廷指揮既假以使名令為諸軍節制邊境之事皆以責成向後或要移營進軍一切自取機便不必皆候進止實錄成寅寅詔劉沔云云如前據德裕此狀則沔豈敢不俟詔旨擅遣石雄襲擊可汗牙帳泥巴有不須聞奏之詔也舊德裕傳德裕曰把頭烽北便是砂磧彼中野戰須用騎兵若以步卒敵之理難必勝今烏介所恃者公主如令勇將出騎奪得公主虜自敗矣上然之即令德裕草制處分伐叛記曰上問討襲之計德裕奏若以步兵與回鶻野戰必無勝理回鶻常質公主同行臣思得一計料回鶻必未知有所營石雄驍勇無敵若令揀蕃渾及漢兵銳卒銜枚夜進必取得公主兼可汗可擒上從之遂令石雄領蕃渾及漢兵夜進回鶻耳無遊奕伏道直至帳幕方覺遂取得公主唯可汗輕騎而遁按德裕尋自請註所營事而石雄於城上見公主牙帳迎得之非因德裕之策今不取

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

舊回鶻傳云烏介驚走梁

韋下管嫁妹與室韋依附之今從伐叛記實錄新傳舊張仲武傳又云烏介既敗乃依康居求活盡徙餘種寄託黑車子蓋以李德裕紀聖功碑云烏介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盡徙餘種屈意黑車波所謂康居用郵支故事耳致此誤也

二月李德裕等言求安西北庭非計

德裕傳曰三年

夏斯攻安西北庭都護府宜出師影援德裕奏辭與此同獻替記曰三年二月十一日延英德裕奏九日奉宣令臣等向趙蕃說於黑夏斯處邀求安西北庭深恐不可其下辭亦與此同按實錄辛未注吾合索始至命趙蕃飲勞之丙子中書門下奏九日本宣其辭亦與獻替記同不知宋據何書得此辛未及丙子目也今且沒其日繫於注吾合索入對之下以傳疑

四月劉從諫從子匡周實錄作莊周今從一品集

李德裕請討澤潞按舊紀傳及實錄所載德裕之語皆出於伐叛記代叛記繫於四月

劉從諫始亡之時至此君相誅討之意已決百官集議及宰臣再議皆備禮耳德裕之言當在事初實錄置此

誤也

解朝政至上黨實錄云時從諫死二十日矣按姜岌等云自四月六日後不見本使而辛

巳為從諫輟朝自六日至辛巳纔十八日耳實錄自相違今不取

五月以李宗閔為湖州刺史獻替記曰四月十九日上言東都李宗閔我聞

比與從諫交通今澤潞事如何可別與一官不要令在東都德裕曰臣等續商量上又云不可與方鎮只

與一遠郡德裕又奏云須與一郡此蓋德裕自以宿憾因劉稹事害宗閔畏人議議故於獻替記載此語

以隱其跡耳今從實錄

相欲且遣使諭劉稹上即命討之獻替記曰五月十一日德裕疾

先請假在宅李相紳其日亦請假李相讓夷獨對便決攻討之意李相歸中書後錄聖意四紙令德

草制至薄晚封進明日遂降麻處分舊本紀九月下制討稹今從實錄

崔鉉同平章事實錄李讓夷引鉉為相今從補國史

九月以石雄代李彥佐實錄石彥佐入奉朝請俟罷兵日赴鎮按彥佐前已罷武

寧今又罷晉絳復赴何鎮實錄誤也

十月庚申上稱石雄良將獻替伐叛記皆云十月五日

已巳奏到庚午對宰臣言乃是十五日恐誤

十二月王宰進攻澤州一品集十月二十三日狀錄王宰兵已深入須取澤州按

此月三日宰始得天井關於十月之末豈能深入取澤州蓋十二月十三日狀二字誤在月下耳

劉稹請降於李石李德裕上言

一品集正月四日狀日臣等得李石狀報

劉稹潛有款誠云云又曰今饋運之費計至春末並足如二月已來尚未殄滅然議納降亦未為晚又草

詔賜石曰必不得因此遷延令其得計仍不得先受章表便與奏聞實錄上貶崔碣仍詔敢言罷兵者送

賊境戮之德裕狀正月四日上然石發奏必在楊弁未亂前故置於此

四年正月德裕上言劉稹與諸將舉族面縛方可受

納一品集奏狀云如劉稹自來却令送入輒不得受按稹若自來豈有却送入之理恐是稹下脫不字

詔王元逵以步騎自土門入應接王逢軍

實錄詔側近行營量

抽兵剪撲又詔王元逵以兵五千扼土門張仲武把鴈門以為聲援今從伐叛記

三月王逢敗康良佺

實錄王宰奏賊將康良佺敗奔石會關移軍入三十里守鼓腰

嶺按石會關在潞州北與河東接宰時在潞州南何以得敗良佺蓋逢字誤為宰耳

劉濛為巡邊使

實錄以濛為巡邊使在明年二月壬寅壬寅二十五日也按一品集會昌

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奏狀曰綠李回等稱黠戛斯使云今冬必欲就黑車子收回鵲可汗餘慙切望國家

兵馬應接點戛斯使回日已賜救書許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各於要路出兵邀截又曰仍令伐比諸軍

撥撥排比又曰其幽州兵馬至多不必先令排比待至冬初續降中使賜詔點戛斯使來在四年二月德

裕奏狀所謂今冬防秋冬初者皆四年事也不容至五年二月始以濛巡邊使濛之奉使要在今年春夏

不知的何月日且附此

六月減州縣佐官一千二百一十四員

獻替記曰減得二千二百員

新傳曰罷二千餘員舊柳仲郢傳曰減一千二百員今從之

七月甲辰杜棕同平章事

新表棕入相在閏月壬戌今從實錄

八月德裕請以盧弘止為三州留後

舊紀傳皆作弘正實錄新紀傳

皆作弘止
今從之

十二月石雄為河陽節度使實錄九月盧鈞奏十七日石雄回軍赴孟州按
雄於時未為河陽節度使實錄誤也

五年七月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

人節度等州各一寺三等留僧實錄中書門下奏請

寺十所每寺留僧十人大藩鎮各一所僧亦依前詔

敕上都東都每街各留寺兩所每寺僧各留三十人

中書門下奏奉敕諸道所留僧尼數宜令更商量分

為三等上至二十人中至十人下至五人今據天下

諸道共五十處四十六道合配三等鎮州魏博淮南

西川山南東道荆南嶺南汴宋幽州鄂岳浙西

浙東宣歙湖南江西河南府望每道許留僧二十人

山南西道河東鄭滑陳許路磁鄆曹徐泗鳳翔兗海

淄青滄齊易定福建同華州望令每道許留十人夏

桂邕管黔中安南女金商州容管望每道許留五人

一道河中已敕下留十三人按鎮州等凡五十六州

可十一道今云五十處四十六道誤也杜牧杭州南

亭記曰武宗即位始去其山臺野邑四萬所冠其徒

幾至十萬人後至會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
惟十人東京一寺天下所謂節度觀察同華汝三十
四治所得留一寺僧準西京數其他刺史州不得有
寺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笄冠二十六萬五百實錄
注又云按唐時石刻云兩都留寺四僧各十人郡國
留寺二僧各三人數皆
不同今從實錄前文

八月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會要元和二年薛平奏

太和寺蓋官賜額者為寺私造者為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為

招提蘭若杜牧所謂山臺野邑是也

盧鈞還入上黨盡殺亂兵獻替記上信任宰臣無不

討澤路不肯捨赴振武官健及誅翦党項此二事並
禁中發詔處分更不顧問振武官健回旗不肯進發
先害監軍廉一人監軍王惟直自出曉諭又被傷疾
旬日而卒禁中兩軍樞密已下恨其不殺節將唯害

通鑑卷之三十三
五
中入所以激上之怒盡須勦戮上問宰臣曰我遣石
雄領兵至澤潞今盧鈞不誅討罪人如何德裕奏曰
盧鈞已失律性又寬懷必恐自誅不得若便替却盧
鈞亂卒罪惡轉大須與兵討伐恐不如先除替却盧
帥誅翦上謂德裕曰勿惜盧鈞本非材將救澤潞叛
兵疑李丕報嫌注劉稹平後處置澤潞與劉稹同惡
僅五千餘人皆是取得高文端王釗狀通姓名勘李
丕狀同然後處分其間有三兩人或王釗狀無名並
不更問足明是李丕不能逞其憾又云惟務苟安因
循為政凡方鎮發兵只合不出軍城嚴兵自衛於城
門閱過部伍更令軍將慰安豈有自由出送兵馬又今
家口縱觀事同兒戲實不足惜緣大兵之後須有防
虞臣不敢隱默由是中詔處分不復顧問按盧鈞還
入潞州諭戍諭兵使赴振武尋遣兵追擊盡殺之非
上不肯捨也既云不可便替又云不如先除替語自
相違上云勿惜盧鈞是上語下云臣不敢隱默乃是
德裕語獻替記至此差舛尤甚不可復據又
處置澤潞五千餘人太多必是五十字誤耳
六年上自正月乙卯不視朝實錄作十五日按獻替

三月二十日更不開延英時見中詔處分莫得預焉今從之

上不禮光王怡韋昭度續皇王寶運錄曰宣宗即憲

姪文宗文宗崩武皇慮有他謀乃密令中常侍四人
擒宣宗於永巷幽之數日沉於宮廁宦者仇公武慙
之乃奏武宗曰前者王子不宜久於宮廁誅之武宗
曰唯唯仇公武取出於車中以糞土雜物覆之將別
路歸家密養之三年後武皇宮車晏駕百官奉迎於
王宸殿立之尋擢仇公武為軍容使尉遲偓中朝故
事曰敬宗文宗武宗相次即位宣皇皆叔父也武宗
初登極深忌馬一日會鞠於禁苑間武皇召上遙觀
瞬目於中官仇士良士良躍馬向前曰適有旨王可
下馬士良命中官輿出軍中奏云落馬已不救矣尋
請為僧游行江表間會昌末中人請還京遂即位今
狐澄貞陵遺事曰上在藩時嘗從駕迴而上誤墮馬
人不之覺比二更方能興時天大雪四顧悄無人聲
上寒甚會巡警者至大驚上曰我光王也不悟至此
方困且渴若為我求水警者即於旁近得水以進遂
委而去上良久起舉甌將飲甌中水盡為芳醪矣

上獨喜自負一舉盡既已而體微暖有力
遂步歸藩邸此三事皆鄙妄無稽今不取

三月辛酉立怡為皇太叔舊紀三月一日立為皇太叔武宗實錄云壬戌宣宗

實錄云辛酉按獻替記云自正月十三日後至三月二十日更不開延英蓋二十一日則宣宗見百寮也

今從宣宗實錄

四月李德裕同平章事荆南節度使實錄新表傳皆云德裕自守太

尉檢校司徒為荆南節度使按制辭皆無責降之語豈可遽自守太尉檢校司徒今從舊紀又貞陵遺事

日上初即位於太極殿時宰相李德裕與行冊禮及退上謂宦侍云云聽政之二日遂出為荆門舊德裕

傳曰五年武宗上徽號累表乞骸不許德裕病月餘堅請解機務乃以本官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節度

使數月追復知政事宣宗即位罷相出為東都留守按舊紀新表及諸書武宗朝德裕未嘗罷免此年九月方自江陵除東都留守

守舊傳謬誤今從實錄

五月上京兩街留兩寺外各增置八寺杭州南亭記曰今天子即位天下州率與二寺用齒衰男女為其徒各止三十

人兩京數倍其四五焉實錄準五日敕兩京先留寺兩所外更添置八所注唐刻石云京都兩街各置十寺寺僧五十人蓋謂二年正月赦後非今赦也

八月贈王才人貴妃隨葬端陵蔡京王貴妃傳曰帝疾亟才人久視帝而歸燕息處濃粧潔服如常日乃取所翫用物散與內

家靜盡持帝所授巾至帝前已見升遐容易自縊而什於御座下以縊為名而得卒舊紀武宗葬端陵德

妃王氏附焉李德裕獻替記曰自上臨御王妃有專房之寵至是以驕妬忤旨一夕而殞羣情無不驚懼

以謂上功成之後喜怒不測德裕因以進諫在五年十月與王貴妃傳不同恐獻替記誤康駢劇談錄曰

孟才人善歌有寵於武宗屬一旦聖體不豫召而問之曰我或不諱汝將何之對曰若陛下萬歲之後無

復生焉是日令於御前歌何滿子一曲聲調悽咽聞者涕零及宮車晏駕哀慟數日而殞窆於

端陵之側此事恐止是王才人傳聞不同

宣宗大中元年二月白敏中排李德裕實錄白敏中

昌中德裕不以朋黨疑之置之臺閣及德裕失勢抵

掌戟手同謀斥逐而崔鉉亦以會昌末罷相怨德裕

大中初敏中復薦鉉在中書乃令其黨人李咸者訟

德裕輔政時陰事罷德裕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東

都按舊傳緬以大中二年自湖州刺史入知制誥鉉

以三年自河中節度使入為相此時未也實錄誤

八月史憲忠破突厥按突厥亡已久蓋猶有

二年五月太皇太后郭氏崩實錄五月戊寅以太皇

臣帥百僚問太后起居已卯復問起居下遺令是日

太后崩初上纂位以憲宗遇弒頗疑后在黨中至是

暴得疾崩帝之志也甲申白敏中帥百僚上表請聽

政不許乙酉又上表不許丙戌三上表乃依六月貶

禮院檢討官王晔為潤州句容令舊傳曰宣宗繼統

即后之諸子也恩禮愈異於前朝大中年崩附景陵

后歷位七朝五居太母之尊人君行子孫之禮福壽

隆貴四十餘年雖漢之馬鄧無以加焉識者以為汾

陽社稷之功未泯復鍾慶於懿安焉裴延裕東觀奏

記曰憲宗皇帝晏駕之夕上雖幼頗記其事追恨光

實錄白敏中

令狐絢在會

昌中德裕不以朋黨疑之置之臺閣及德裕失勢抵

掌戟手同謀斥逐而崔鉉亦以會昌末罷相怨德裕

大中初敏中復薦鉉在中書乃令其黨人李咸者訟

德裕輔政時陰事罷德裕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東

都按舊傳緬以大中二年自湖州刺史入知制誥鉉

以三年自河中節度使入為相此時未也實錄誤

八月史憲忠破突厥按突厥亡已久蓋猶有

二年五月太皇太后郭氏崩實錄五月戊寅以太皇

臣帥百僚問太后起居已卯復問起居下遺令是日

太后崩初上纂位以憲宗遇弒頗疑后在黨中至是

暴得疾崩帝之志也甲申白敏中帥百僚上表請聽

政不許乙酉又上表不許丙戌三上表乃依六月貶

禮院檢討官王晔為潤州句容令舊傳曰宣宗繼統

即后之諸子也恩禮愈異於前朝大中年崩附景陵

后歷位七朝五居太母之尊人君行子孫之禮福壽

隆貴四十餘年雖漢之馬鄧無以加焉識者以為汾

陽社稷之功未泯復鍾慶於懿安焉裴延裕東觀奏

記曰憲宗皇帝晏駕之夕上雖幼頗記其事追恨光

陵商臣之酷即位後誅鋤惡黨無漏網者郭太后以

上英察孝果且懷慙懼時居興慶宮一日與二三侍

兒同升勤政樓倚衡而望便欲殞於樓下欲成上過

左右急持之即聞于上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

也又曰懿安郭太后既崩喪服許如故事禮院檢討

官王晔抗疏請后合葬景陵配饗憲宗廟室既入上

大怒宰臣白敏中召晔詰其事晔對云云翌日晔貶

潤州句容縣令周墀亦免相按實錄所言暴崩事皆

出於東觀奏記若實有此事則既云是夕暴崩何得

前一日先下詔云以太后寢疾權不聽政若無此事

則廷裕豈敢輒誣宣宗或者郭后實以病終而宣宗

以平日疑忿之心欲黜其禮故睥爭之疑以傳疑今

參取之東觀奏記又曰杜悰通貴日夕門下有術士

姓李悰任西川節度使馬植罷黔中赴闕至西川李

術士一見植謂悰曰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厚遇之

悰未之信術士一日密言於悰曰相公將有甚禍非

馬中丞不能救乞厚結之悰始驚信發日厚幣贈之

仍令邸吏為植於闕下賣宅生生之費無闕焉植至

門方知感悚不知其旨尋除光祿卿報狀至蜀悚謂術士曰貴人到闕作光祿勳矣術士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又遷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使悚始驚憂俄而作相懿安皇太后崩後悚懿安子壻也忽一日內勝子索檢責宰相元載故事植諭旨翌日延英上前萬端營救植素辯能回上旨事遂中寢按植會昌中已自黔中入為大理卿悚今年二月始為西川節度使今不取

七月石雄自陳黑山烏嶺之功此出范攄雲谿友議彼以烏嶺為天井誤也

三年二月吐蕃三州七關降實錄涇原節度使庚季榮奏吐蕃宰相論恐熱

殺東道節度使奉表以三州七關來降獻祖紀年錄亦云殺東道節度使按補國史敘論恐熱事甚詳至五年五月始來降此際未降也又不云殺東道節度使且恐熱若以三州七關來降朝廷必官賞之何故但賞邊將而不及恐熱蓋三州七關以吐蕃國亂自來降唐朝廷遣諸道應接撫納之非恐熱以實

實錄

八月河隴老幼千餘人實錄云數千今從舊傳

十一月幽州逐張直方推周繼為留後舊紀十一月幽州軍亂逐

張直方軍人推周繼為留後四年九月周繼卒軍人立張允伸為留後直方傳曰直方多不法慮為將卒所圖三年冬託以遊獵奔赴闕廷張允伸傳曰四年戎帥周繼寢疾表允伸為留後新紀四年八月幽州軍亂逐張直方張允伸自稱留後傳亦言直方出奔即以允伸為留後實錄直方赴闕亦在去年八月至九月又云張允伸知留後皆無周繼姓名今從舊書

四年八月周繼薨張允伸為留後舊紀亦無朝廷命琳為節度使年月

至此但云幽州節度使周繼卒軍人立張允伸為留後實錄九月幽州大將表請押衙張允伸知留後事舊允伸傳曰大中四年戎帥周繼寢疾表允伸為留後朝廷可其奏今參取之

十月令狐綯同平章事

舊紀在十一月今從實錄新紀

五年二月張義潮降

補國史作議潮今從實錄新舊紀傳

上以南山平夏党項父未平

唐年補錄日松州南有雪山故日南山平

夏州名也

十一月以張義潮為歸義節度使

唐年補錄舊紀義潮降在五年八月

獻祖紀年錄及新紀在十月按實錄五年二月壬戌天德軍奏沙州刺史張義潮安景旻及部落使陶英達等差使上表請以沙州降十月義潮遣兄義澤以本道瓜沙伊肅等十一州地圖戶籍來獻河隴陷沒百餘年至是悉復故地十一月建沙州為歸義軍以張義潮為節度使河沙等十一州觀察營田處置等使新紀五年十月沙州人張義潮以瓜沙伊肅鄯甘河西蘭岷鄯十一州歸于有司新傳三州七關降之明年沙州首領張義潮奉十一州地圖以獻歸義軍沙州防禦使俄號歸義軍遂為節度使參考新舊蓋二月義潮使者始以得沙州來告除防禦使十月又遣義澤以十一州圖籍來上除節度使也今從實錄新傳云三州降之明年誤也

六年六月畢誠除邠寧節度使

舊傳懿宗召問邊事今從實錄

七年十二月度支奏天下所納錢數

續皇王寶運錄具載是歲度支

支收之數舛錯不可曉今特存其可曉者

八年九月立皇子洽泐汶為王

唐年補錄五年正月甲戌朔封三王今從

實錄新紀

十年五月韋澳為京兆尹

貞陵遺事東觀奏記皆曰帝以崔罕崔郾併敗官面

除澳京兆尹按大中制集澳代罕郾代澳云罕郾併敗官誤也今從實錄新紀舊紀新傳耳

澳杖鄭光莊吏

東觀奏記日太后為上言之上於延英問澳澳具奏本末上日今日納租

足放否澳日尚在限內明日則不得矣上入奏太后
日韋澳不可犯且與送錢納却頃刻而租入今從柳
毗續貞
陵遺事

九月韋塵貶永州司馬東觀奏記實錄貶司農卿韋
塵為永州司馬塵夜令術士

為厭勝之術御史臺劾奏故也范摠雲谿友議曰太
僕卿韋觀欲求夏州節度使云云貶潘州司馬今官
名從東觀奏記及實
錄事采雲谿友議

鄭顥求作相父祗德與書劉崇遠金華子雜編顥既
判戶部馳逐台司甚切時

家君猶鎮山東聞之遣書謂顥云云按實錄九年十
二月顥父祗德以賓客分司金華子云鎮山東誤也

十一年正月韋澳為河陽節度使舊傳云十二年
誤也今從實錄

七月流祝漢貞實錄大中十一年七月貶嗣韓王乾
裕於嶺外初伶人祝漢貞寵冠諸優

復出入官邸乾裕以金帛結之求刺史雖已納賂而
不敢言至是為御史臺劾奏故貶杖漢貞流天德軍
今從貞
陵遺事

十月李承勛奏尚延心為河清都遊弈使此事出補國
史按張義潮

以十一州降河渭已在其間今延心復以河渭降者
義潮所帥者漢民延心所帥者蕃族也又補國史不
云延心以何年月降新傳但云張義潮降其後河渭
所虜將尚延心以國破亡亦獻款秦州刺史高駢誘
降延心及渾末部萬帳遂收二州拜延心武衛將軍
駢收鳳林關以延心為河渭等州都遊弈使按舊傳

高駢懿宗時始為秦州刺史新傳誤也今從
補國史因承勛移鎮涇原并延心事置於此

十二年正月王式為安南都護舊紀式為安南在
二月今從實錄

戊午劉瑑同平章事東觀奏記日十一年上手詔追
之既至拜戶部侍郎判度支十

二月十七日次對上以御按曆日付瑑令於下旬擇
一吉日瑑不論上旨上日但擇一拜官日即得瑑跪
奏二十七日甚佳上笑日此日命卿為相祕世無知
者高湜為鳳翔從事湜即瑑舊寮也二十四日辭瑑

於宣平里私第。是日竊度旬時必副具瞻之望。琛笑曰：「來日具瞻何旬時也？」是日不敢發誌。旦果爰立矣。始以此事洩於是。實錄錄琛傳曰：「明年正月十七日，次對帝以曆日付琛，令擇吉日。琛跪奏二十五日，今從之。」

二月崔慎由罷相唐闕史曰：丞相太保崔公一日備

奏云云後旬日罷知政事。舊傳初慎由與蕭鄴同在翰林，情不相洽。及慎由作相，罷鄴學士。俄而鄴自度支平章事，恩顧甚隆。鄴引琛同知政事，遂出慎由。東川東觀奏記：劉琛既入相，與慎由議政於上前。慎由曰：「唯當甄別品流。」琛云：「慎由不能對，因此恩澤浸衰，尋罷相為東川節度使，削平章事。今從唐闕史。」

五月使優人追李璲節此山東觀奏記而璲不知以

年韋曙除嶺南節度使，今年正月薨。楊發代之。三月，薈做言柳珪四月璲自司農卿為右金吾大將軍。五月，聞嶺南亂，蓋於此除璲嶺南而做封。還以璲為非定亂之才，故也。今置於此。

六月安南都護李涿實錄或作琢，或作添，樊綽蠻書亦作涿，實錄及新書皆有李涿。

傳聽之子也。大中三年，自洛州刺史除義昌節度使。九年九月，自金吾將軍除平盧節度使。不云曾為安南都護，按都護位卑。璲既為義昌節度使，不應為都護。疑作都護者，別一李涿，非聽子也。

羣蠻導南詔侵邊舊紀璲侵刻獠民，羣獠引林邑蠻

非林邑也。

蠻寇安南實錄無涿，除安南。南年月蠻書云：大中八年

由獨等七縮首領被蠻誘引，復為親情。日往月來，漸遭侵軼。又云：桃花蠻本屬，由獨管轄，亦為界上戍卒。自大中八年，被峯州知州官申文狀與李涿請罷防。冬，將健六千人，不要味真登等州界上防遏。其由獨兄弟力不禁，被蠻拓東節度使與書信將外甥嫁與。由獨小男補拓東押衙。自此後，七縮洞悉為蠻收管。舊紀咸通四年十一月，劉蛻等言：令狐絢受李璲賄。除安南生蠻寇，實錄咸通二年六月，詔如聞李璲在安南日殺害杜存誠，貪殘頗甚，致令溪洞懷怨。據此則本因李涿貪暴無謀，以致蠻寇明矣。然則大中八

年至十一年舊紀實錄不言蠻為邊患蓋但時於邊境小有鈔盜未敢犯州縣至此寇安南而舊紀實錄始載之又不知此寇安南即鄭言平剡錄所謂至錦田步時非也

十三年八月左軍副使元元實或作邢元實今從東觀奏記懿宗實錄

宣宗明察沈斷續真陵遺事曰越守嘗進女樂有絕色者上初悅之數月錫賚盈積一旦

晨興忽不樂曰玄宗只一楊妃天下至今未平我豈敢忘乃召美人曰應留汝不得左右或奏可以放還

上曰放還我必思之可命賜酒一杯此太不近人情恐譽之太過今不取

李玄伯等伏誅東觀奏記畢誠在翰林上恩顧特異許用為相深為丞相令狐綯緩其入

相之謀誠思有以結綯在北門求得絕色非人世所有盛飾珠翠專使獻綯綯一見之心動謂其子曰畢

太原於吾無分今以是餌吾將傾吾家族也一見立返之識又歷血輸啓事于綯綯終不內乃命邸貨之

東頭醫官李玄伯上所狎昵者以錢七十萬致於家為舍正堂坐之玄伯夫妻執賤役以事焉踰月盡

其歡心矣乃進于上上一見惑之寵冠六宮玄伯燒代火丹砂連進以市恩澤致上瘡疾皆玄伯之罪也

懿宗即位玄伯與山人王岳道士虞紫芝俱弃市今從實錄

九月何弘敬兼中書令東觀奏記大中十三年三月魏博何弘敬就加中書令據

實錄二月弘敬加太傅此月乃加中書令在懿宗即位後東觀奏記誤也

十二月裴甫攻陷象山實錄作仇甫按平剡錄作裴甫今從之

南詔陷播州舊紀實錄今年皆無陷播州事惟新紀有之實錄咸通六年三月盧潘奏云大

中十三年南蠻陷播州補國史曰雲南自大中初朝貢使及西川質子人數漸多節度使奏請釐革減省

有詔許之錄詔報雲南雲南回牒不遜新南詔傳曰朝貢歲至從者多杜悰自西川入朝表無多內蠻儼

豐祐怒即慢言索質子蓋謂蠻子弟學成都者也按杜悰以咸通二年十月入朝而豐祐大中十三年已

死則建議減蠻儼者必非悰入朝後事新傳誤也

通鑑考異卷三十三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二十二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二十三

唐紀十五

懿宗咸通元年六月王式械裘甫送京師

平剡錄曰諸軍圍賊

於剡賊悍甚其所謂女軍者亦乘城擗磔以中人三日凡八十三戰賊雖衄官軍亦疲裘甫佯言乞降諸將使騎來白公曰賊憊斃休耳謹備之仍遣押牙薛徽義謂諸將曰功成矣勉之勿怠也果復三戰二十一日夜甫與劉睢劉慶十餘輩又從百餘人出遙與諸將語伺我軍之懈將使勇者潰圍焉諸將得公誠夜皆設伏於營前甫輩離城數十步伏兵疾走以間之銳師數百復繼之城賊不出甫遽甚不知所為遂成擒焉至是用兵六十六日矣二十三日縛置府城公於衙門陳兵以見執其徒劉睢劉慶二十餘輩三斬之械裘甫獻闕下王泉子見聞錄曰王式討裘甫甫始起於剡既為官軍所敗復入於剡城堅卒銳不可遽拔式乃約降許奏以金吾將軍甫許焉其將劉睢獨以為不可比及越城左右則械手以木曳頸

以組甫曰吾既已降何用是為左右曰法也到越則釋去公且行有命矣既至式登南樓俟之曰裴甫何罪罪皆劉耽輩命二斬之耽顧謂甫曰君竟拜金吾乎斬甫于長安東市初甫之入剡也雖已累敗向使城守暮歲未可平也王泉子曰古人有言殺降不祥李廣所以不侯良有以也王公亦不聞大貴鄭公述平刻錄一何曲筆哉雖驟歷清顯而卒以喪明不復起焉可不慎哉按二書所言莫知孰是然裴甫在剡城窮困已極勢不能久式不必更以詐誘之或者諸將為之不可知也甫之出降也或欲突走或被誘而來皆不可知要之為出城乞降官軍因邀斷其後擒之耳

九月劉鄩請贈李德裕官

裴旦李太尉南行錄載咸通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右

拾遺內供奉劉鄩表略云子曄貶立山尉去年獲遇陛下惟新之命覃作解之恩移授郴縣尉今已沒於貶所又曰血屬已盡生涯悉空又曰孤骨未歸於瑩域一男又殞於江湘又曰其李德裕請特賜贈官敕依奏實錄注引東觀奏記云今孤相緇夢德裕曰某已謝明時幸相公哀之許歸葬故里緇具為其子高

言之滿曰李衛公犯衆怒又崔相鉉魏相蕃皆敵人也見持政必將上前異同未可言之也後數日上將坐延英緇又夢德裕曰某委骨海上思還故里與相公有舊幸憫而許之既寤復謂高日向見衛公精爽尚可畏吾不言必撥禍明日入中書且為同列言之既而於帝前論奏許其子蒙州立山尉曄護喪歸葬又是時柳仲郢鎮東蜀設奠於荆南命從事李商隱為文曰恭承新渥言還舊止又曰身留蜀郡路隔伊川鄩奏乃云孤骨未歸瑩域曄宗初纔徙郴縣尉未詳或者後人偽作之非鄩本奏也實錄注又云白敏中為中書令時與右庶子段全緯書云故衛公太尉災興鵠鳥怨結江魚親交兩散於西園子弟蓬飄於南土嘗蒙一顧繼履三台保持獲盡於天年論請爰加於寵贈全緯嘗為德裕西川從事故敏中語及云按此似繇敏中開發而數本追復贈官多連鄩奏德裕素有恩於敏中敏中前作相既遠貶之至此又掠其美鄙哉按劉鄩表云去年獲遇陛下惟新之命覃作解之恩則上此表在咸通元年非二年也舊傳鄩為翰林學士承旨以李德裕貶死珠崖大中朝今孤絢當權累有赦宥不蒙恩例懿宗即位絢在方鎮

屬郊天大赦鄴奏論之李太尉南行錄鄴此時未為翰林學士因上此表救批便令內養宣喚入翰林充學士餘依奏金華子雜編曰宣宗嘗私行經延資庫見廣廈連綿錢帛山積問左右曰誰為此庫侍臣對曰宰相李德裕執政日以天下每歲備用之餘盡實於此自是以來邊庭有急支備無乏者茲實有賴上曰今何在曰頃以坐吳湘獄貶于崖州上曰如有此功於國微罪豈合深譴由是劉公鄴得以進表乞追雪之上覽表遂許其加贈歸葬焉按宣宗素惡德裕故始即位即逐之豈有不知其在崖州而云豈合深譴又劉鄴追雪在懿宗時此說殊為淺陋今不取

十二月南詔陷交趾新南詔傳大中時李琢為安南經略使苛墨自私以斗鹽易一

牛夷人不堪結南詔將段會遷陷安南都護府號白衣沒命軍懿宗絕其朝貢乃陷播州安南都護李鄴屯武州咸通元年為蠻所攻弃州走天子下鄴以王寬代之按宣宗時南詔未嘗陷安南据新傳則似大中時已陷安南咸通元年又陷武州也且李鄴安南失守然後奔武州非在武州而奔之新傳誤也今從

二年二月杜悰請不非宰相新傳云宣宗大漸樞密使王歸長等矯詔迎鄴

六月王寬為安南經略使李鄴貶儋州司戶實錄又賜寬手

詔云云如聞李琢在安南日殺害杜存誠李鄴又處置其子守澄使誘導群蠻陷沒城邑鄉到鎮日於李鄴處索取前後敕詔一一參詳初李琢在鎮蠻首領愛州刺史兼上軍兵馬使杜存誠密誘溪洞夷僚為之鄉導琢察其不忠戮死焉及李鄴至鎮蠻陷安南鄴走武州召土軍收復城邑而存誠家兵甚眾朝廷務姑息乃贈存誠金吾將軍鄴以失備貶儋州補國史贊陷安南李鄴投武州召土軍收復頗有成績殺首領杜存誠以捍禦盤桓不戮力盡敵兼洞夷僚為鄉導之罪也鄴貶儋州後以存誠谿洞疆曠家兵數多子弟繼總軍旅皆輸忠勇軍府倚賴方甚朝廷亦加姑息乃再舉憲章長流鄴崖州贈存誠金吾將軍

以誘其竭力命前鹽州刺史王宙為都護按鄆所殺存誠之子守澄已為王式所逐鄆至旬日殺之非因扞禦不戮力也代鄆者乃王寬非王宙補國史誤也今獨取鄆克復安南一事餘皆從平郊錄實錄

七月孟穆為南詔弔祭使會南詔入寇不行實錄在

二月按補國史杜邠公再入輔建議遣使弔祭令其改名纒命使臣已破越雋城池攻印峽關鎮使臣留數月不發然則命穆充使當在寇雋州前實錄書

於十二月誤也按南詔已稱帝陷安南豈可彌縫悖但欲姑息故陽不知其僭號

及以陷安南者為土蠻耳

三年二月以蔡襲代王寬補國史王宙有緝理撫衆

蠻復侵封部請兵設備累以危急上聞乃命桂管都防使蔡襲代之實錄以前湖南觀察使蔡襲為安

南使略等使王寬亦制置失宜諸部蠻帥內寇故命襲往代焉今從之

發諸道兵授襲蠻引去實錄咸通三年二月以蔡襲

三月以蔡京充荆襄長以兩宣慰安撫使五月以京為嶺南西道節度使舊口紀三年十一月遣蔡襲率禁軍

三千赴援安南按補國史云咸通三年使左庶子蔡京制置嶺南事又云命桂管都防使蔡襲代王寬

其明年使蔡京制置嶺南事然則襲除安南似在咸通二年也又按樊綽蠻書云臣咸通三年三月四日

奉本使尚書蔡襲手示密委臣深入賊帥朱道古營寨三月八日入賊重圍之中臣却出一一白於都護

王寬領得臣書牒全無指揮擅放軍回苟求朝獎致襲枉傷矢石陷失城池傷之其由莫非蔡京王寬之

過綽既謂襲為本使為之入蠻則是襲已到官又云回白都護王寬則是寬猶未去任也不知綽不白襲

而白寬何故也又襲將兵代寬寬為已替之人安能擅放軍回令襲陷沒疑蠻書擅放軍回字上少蔡京

二字襲除安南不知的在何年月今從實錄

段文楚坐變更舊制左遷補國史文楚到後城邑牢

廷責其更改舊制降受威衛分司蓋文楚既之官而朝議責邕州陷沒由文楚請罷三道戍兵自募土軍

故云更改舊制而實錄云及文楚再至城池北廢人戶殘耗由是頗更舊制未數月朝廷慮致煩擾復改命懷王焉新傳文楚數改條約衆不悅以胡懷王代之蓋由補國史改更舊制之語相承致誤也

七月徐州軍逐温璋舊傳曰璋咸通末為徐泗節度使徐州牙卒曰銀刀軍頗驕橫璋至誅其凶惡者五百餘人自是軍中畏法按誅銀刀軍者王式也舊傳誤

八月王式誅銀刀軍舊傳曰式至鎮盡誅銀刀等七軍徐方平定金華子韜緝曰温璋失律於徐州自河陽移式往鎮之式領河陽全軍赴任徐州將士聞式到近境先遣衙隊三百人遠接式袂衣坐胡床受參既畢乃問其逐帥之罪命皆斬於帳前不留一人既而相次繼來莫知前死者音耗至別又斬之亦無脫者如是數日銀刀都數千人垂盡虎狼之衆居常咸謂能吞噬於人及于斯際式衣襖子半臂曳屐危坐逐人皆拱手就戮無一敢叛者其後親戚相訝不能自會焉按若頓殺數千人豈有人不知者又式自浙東除

十一月南詔寇安南

補國史云四年春南詔帥蒙五萬攻安南按蠻書咸通三年十

二月二十一日桃花人安南城西南角下營茫蠻於蘇歷江岸屯聚裸形蠻亦當陳面二十七日蠻賊逼交州城則是今年冬末蠻已圍交州也今從實錄

敕蔡襲屯海門

實錄詔襲且住海門是令弃交趾退屯海門也按襲死時猶在交趾蓋詔書到時襲已被圍不得通也

四年正月南詔陷交趾

實錄二月安南經略使蔡襲奏蠻賊楊思儋羅伏州扶耶

縣今麻光高部領其衆五六千人於城西角下營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賊云十二月二十七日逼安南城池經略使檢校工部尚書蔡襲出兵格鬪殺傷相當正月二日賊衆圍城進攻甚急襲城上以車弩射之至七日城陷襲右膊中弩箭死家口并元從七十餘人悉墮於賊從事樊綽携印渡江其荆南江西鄂岳襄州兵突到城東水際無船却回相率入東羅門殺蠻僅一二十人至夜賊救兵至遂屠其城按

此二奏似後人采集蠻書為之其中又多差舛如楊
思儻蠻書中兩處有之皆作楊思縉蓋草書誤為儻
耳彼雖蠻夷豈肯名思儻也張彭錦里者舊傳載高
駢與雲南牒亦云楊思縉善蘭節度使新書亦承此
誤為儻又蠻書所云思縉光高部領者桃花蠻五六
千人耳非謂盡將群蠻也補國史云蠻衆五萬攻安
南非止五六千人也又十二月二十一日裸形蠻茫
蠻桃花人已在城下豈至二十七日始逼安南也蠻
書言二十七日逼城者但記見河蠻尋傳蠻之日耳
又言正月二日三日者但記以車弩射得苴子之日
耳非其日始圍城也且城陷奔逃之際非樊綽身在
其間豈知其詳然四道兵入城所殺人數猶因僧無
早說始知之韋宙身在廣州何得所奏一如樊綽之
書其偽明矣新傳曰是夜蠻遂屠城亦承實錄而誤

二月甲午歷拜十六陵

拜十六陵非一日可了而舊史無還官之日唐年補錄云

二月庚子一日拜十六陵尤難信也

七月復置安南都護府於行交州

實錄以郡州為交州補國史亦同又

云夏侯貞孝公請用高駢為郡州進討使按地理志無郡州補國史又云海門今晏州地理志晏州乃屬瀘州都督府嶺南亦無之

五年七月康承訓分司

補國史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兼領供軍使將吏在邕州

者替令申報事無巨細莫不知之復究尋克捷事多虛妄具所聞啓於丞相承訓已自懷疑懼辭疾免責授右武衛大將軍分司東都僖宗實錄承訓傳曰南蠻陷交趾以承訓為嶺南西道節度使踰歲討平之加檢校右僕射與鄰帥不叶以右武衛大將軍罷歸蓋其家行狀云爾今從補國史認宗實錄新傳

張茵不敢進取以高駢代之

補國史茵駢將無遠略經年不敢進軍丞相夏

侯貞孝公獨獻密疏請用駢衛將軍高駢有制以本官充郡州進討使旋拜安南節度使其茵所領兵並侍高公指揮按今年正月詔茵進軍收復安南若經年則致已罷相今從實錄附於此實錄駢官為右領軍上將軍太高今從補國史舊紀五年四月南蠻寇邕管以秦州經略使高駢率禁軍五千會諸道之師

禦之今不取

六年九月高駢大破蠻衆

舊紀實錄皆云五月駢奏於邕管大敗林邑蠻按林

邑在海南自至德後號環王與中國久絕劉昫但見南蠻則謂之林邑誤也新南詔傳亦云駢以選士五千度江敗林邑兵於邕州亦承此而誤也舊紀又云是歲秋高駢自海門進軍破蠻軍收復安南府蓋因駢今秋發海門遂云復安南耳復安南實在明年也補國史云五年九月高公力戰破峯州蠻於南定縣按張茵以五年正月勾當交州受詔收復安南補國史云經年不進軍乃以駢代之則駢豈得以其年九月已破峯州蠻乎補國史又云駢破峯州蠻後近四月餘日表報不至朝廷以王晏權代之六月高公進軍收復安南亦不云幾年六月蓋駢以六年九月破峯州蠻七年六月破安南耳實錄又云九月駢奏破蠻龍州營寨并燒食糧等事詔駢令於當界守備緣近有赦文已許恩宥伺其後改亦未要更深加討逐按赦在明年十一月此詔必在駢已平安安南後實錄誤也新傳又云駢擊南詔龍州屯蠻會燒贊高走龍

即安南所
十二月鄭太后崩 舊傳大中末崩誤也今從實錄

實錄

七年二月張義潮奏僕固俊克西州

實錄義潮奏俊

胡漢皆歸伏并表賀收西州等城事新吐蕃傳曰七年倭擊取西州收諸部按大中五年義潮以十一州

圖籍來上西州已在其中今始云收西州者

拓跋懷光破論恐執

實錄義潮又奏鄯州城使張季

恐執將并隨身器甲等並以進奉新吐蕃傳曰鄯州城使張季顯與尚恐熱戰破之收器鎧以獻今從補

國史

六月以王晏權代高駢鎮安南

補國史謂駢及晏權皆云安南節度使按

時安南止有都護經略招討使耳無節度使也舊王智興傳九子無晏權名實錄亦云命晏權代駢為節

度而無月日
蓋闕漏也

十月高駢克安南

舊紀十月駢奏蠻寇悉平實錄九月駢奏殺戮都蠻統帥首遷朱道

古及駢首三千餘級十月丙申日下又云駢奏收復安南蠻寇遺散又云駢楊緝思段會遷朱道古殺戮

三萬餘級新紀十月高駢克安南按版首遷即段會遷字之誤也補國史收賊與敗緝思等共是一事實

錄分在兩月不知其何所據也新南詔傳曰七年六月駢次交州戰數勝士酬闕斬其將張銓李差龍舉

參萬人降拔波風二壁緝思出戰敗還走城士乘之超謀入斬會遷呢些諾眉上首三萬級安南平蓋因

駢以六月至安南終言之耳安南實不以六月平也今從新舊紀

八年八月貶楊收端州司馬

舊傳曰韋保衡作相又發收陰事言前用嚴譔

為江西節度納賂百萬明年貶為端州司馬按是時保衡未作相舊傳今從實錄

九年八月高駢請以從孫濤代鎮交趾

補國史曰高

先鋒軍每遇陣敵身當矢石及高公內舉交代朝廷命濤節制交趾實錄但云高濤以下勒姓名於碑陰

不云濤為節度使新傳曰駢之戰其從孫濤嘗為先鋒冒矢石以勸士駢徙天平薦濤自代詔拜交州節

度使按駢為金吾半歲始除天平今從補國史

十月庚午龐勛陷宿州

舊紀九月甲午勛陷宿州今從鄭樵彭門紀亂及新紀

丁丑陷徐州

舊紀九月乙未龐勛陷徐州殺節度使崔彥曾判官焦璐等賊令別將梁伾守

宿州又遣劉行及丁景琮吳迥攻圍泗州今從彭門紀亂及新紀舊彥曾傳曰九年九月十四日賊逼徐

州十五日後每旦大霧十六日彥曾並誅逆卒家口十七日昏霧尤甚賊四面斬關而入實錄自勛知徐

州出兵退至符離以後皆置於十一月今從彭門紀亂

劉行及入濠州因盧望回

舊紀實錄新紀濠州陷在十一月按濠本徐之屬郡

勛始得徐州則遣行及取之望回猶未及為備豈得至十一月今從彭門紀亂

十一月以康承訓等為徐州招討使

舊紀十年正月

王晏權為武寧節度使晏權智興之從子也以右神策大將軍康承訓充徐泗行營都招討使凡十八將分董諸道之兵七萬三千一十五人正月一日進軍攻徐州又曰承訓大軍攻宿州賊將梁任出戰屢敗乃授承訓義成軍節度使實錄九年十二月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為義成軍節度使充徐泗行營兵馬都招討使承訓不赴鎮以節度副使陳勳句當留後以王晏權為徐泗濠宿等州觀察使充徐州北面行營招討等使彭門紀亂新紀承訓等除招討使皆在十一月唐年補錄十一月庚申以太原節度使康承訓為都統討徐州按庚申乃十二月一日承訓舊官亦非太原節度使補錄誤也今從彭門紀亂新紀

敕使郭厚本

舊紀實錄作郗厚本今從彭門紀亂及舊傳

十二月賊陷都梁城執李湘郭厚本

舊紀十月賊攻

綱慮大泗口乃今大將李相赴援舉軍皆沒湘與都監郗厚本俱為賊所執送徐州令孤絢傳曰賊聞湘來援遣人致書于絢辭情遜順言朝廷累有詔赦宥但抗拒者二兩人耳旦夕圖去之即束身請命願相公保任之絢即奏聞請賜勛節鉞仍誡李湘但戍淮口賊已招降不得立異繇是湘軍解甲安寢去警徹備日與賊軍相對歡笑交言一日賊軍乘間步騎徑入湘壘淮卒五千人皆被生繫送徐州為賊蒸而食之湘與監軍郭厚本為龐勳斷手足以徇於康承訓軍時浙西杜審權發軍千人與李湘約會兵大將翟行約勇敢知名浙軍未至而湘軍敗賊乃分兵立淮南旗幟為交鬪之狀行約軍望見急趨之千人並為賊所縛送徐州絢既喪師朝廷以馬舉代絢為淮南節度使辛謹傳曰湘率五千來援賊詐降敗于淮口湘與郭厚本皆為賊所執彭門紀亂曰真以泗州堅守遣劉佶共謀攻取時淮南宣潤三道發兵戍都梁山舊城與泗州隔淮而已賊眾乃夜潛師渡淮及明而逼城濠州賊帥劉行及亦遣王弘立侵掠淮南於是合眾急攻官軍遂弃城出戰十一月三十日賊乃大敗官軍殺害二千人生降七八百人并虜其將李

湘等咸送於徐州賊遂據有淮口斷絕驛路又日賊既破戴可師令狐綯懼乃遣使誘諭約為奏請節旌續皇王寶運錄曰十一月二十九日浙西節度使杜審權差都頭翟行約將兵二千來救三十日行約領兵方欲入泗州又被賊奔來行約占山尋被圍合城中兵士無可出救賊又開圍行約不知是計便走欲去而築着山下伏兵須臾被殺匹馬不餘賊遂圍淮口鎮有淮南都押衙李湘鎮將袁公弁領馬步三千人被圍從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五日李湘束甲出軍被襲逐殺盡却入鎮者使豎降旗鎮內兵士老幼一萬餘人被劫驅送濠州郭厚本此時遇害今從續寶運錄

龐勛陷滁州和州

彭門紀亂光蔡山中草賊數百攻破滁州殺刺史高錫望歸附龐勛

舊紀十一月吳迥既執李湘乃令小將張行簡吳約進攻滁州執刺史高錫望手刃之屠其城而去行簡又進攻和州刺史崔雍登城樓謂吳約云云遂剽城中居民殺判官張琢以琢沒城濠故也勛又令劉贊攻濠州陷之囚刺史盧望回於迴車館望回鬱憤而死實錄閏月賊陷和州濠州明年三月又云勛遣張行

簡攻滁州入城害刺史高錫望新紀十二月賊陷滁和今陷濠州從彭門紀亂陷滁和置執李湘下

閏月戴可師為王弘立所敗

續寶運錄曰正月十八日戴可師陷失賊遂凶

在彭門紀亂日可師引兵三萬欲先奪淮口遂救泗州十二月十三日遲明圍賊於都梁山山下賊已就降而可師自恃兵強不為備賊將王弘立者將兵數萬人捷徑赴救奔突而前官軍潰亂遂為所敗可師并監使將校已下咸沒於陣於是龐勛自謂前無疆敵矣舊紀十二月可師與賊轉戰賊黨屢敗盡奔淮南之守十年正月以可師充曹州行營招討使時賊將劉行及吳迥攻圍泗州可師乘勝救之屯於石梁驛賊退去可師追擊生禽行及賊保都梁城登城拜日見與都頭謀歸順可師既知其窘乃退軍五里其城西面有水三面大軍賊乃夜中涉水而遁明早開城門唯病嫗數人而已王師入壘未整翌日詰旦重霧賊軍大至可師方大醉單馬奔出為虹縣人郭真所殺一軍盡沒賊將吳迥進軍復圍泗州又日龐勛奏當道先發戍嶺南兵士三千人春冬衣今欲差人送赴邕管鄂岳觀察使劉允章上書充龐勛聚徒十萬

今若遣人達嶺表如成卒與勳合勢則禍難非細尋
詔龐勳止絕兼令江淮諸道紀綱捕之寶錄可師敗
繫於閏月下而亦云十二月壬申亦用紀
亂之日也按紀亂上有臘月又云十一月
十三日其下無閏月疑謂閏月十三日也然據續寶
運錄閏月十一日辛讜離泗州十四日至揚州乞兵
糧若於時可師在都梁則讜必不舍可師而詣揚潤
也若讜出在可師敗後則令狐綯方自救不暇何暇
救泗州若可師敗在正月則新紀十二月已除馬舉
南面招討要之必在辛讜適揚潤之後故置於此
曹翔馬舉為徐州南北招討使
彭門紀亂作馬士舉
今從新紀紀亂曰王
吳權數為賊所攻雖不敗傷亦時退縮朝廷復除隴
州收曹翔領充海節度使充北面都統招討等使又
魏博元帥何公遣行軍薛尤將兵三萬人犄角破賊
曹翔軍於滕沛魏博軍於豐蕭其衆都六七萬人又
言賊寇海州壽州皆敗又言辛讜救泗州雖繫正月
之下蓋追敘以前之事實錄二月以馬舉為淮南節
度使充南面招討使初康承訓率諸將正月一日進
軍攻徐州不克賊圍壽州王晏權數為賊所攻退縮
不敢出戰乃以曹翔為交海等州節度使充北面
討使魏博遣薛尤將兵三千人犄角討賊賊聚攻海
州戍兵擊之大敗康承訓率衆屯於柳子之西皆承
此而誤也新紀翔舉除南北招討在十二月而無閏
今因翔與魏博同討徐
州而見之置於歲末

何全皞遣薛尤將萬三千人討龐勳
彭門紀亂曰尤
將三萬人并曹

翔軍都六七萬人實錄魏博奏請出兵三千人助討
徐泗舊紀魏博何弘敬奏當道點檢兵馬一萬三千
赴行營姓名雖
誤今取其人數

十年四月辛讜迎糧入泗州
續寶運錄曰二月七日
辛讜揀點驍勇領空船

十二隻搬糧二十日却到楚州四月六日離楚八日
至斗山下是日二更後入泗州按正月二十七日讜

迎米船九隻入泗州三月六日未應食盡復出又二
十日却到楚州不應住四十五日然後離彼又上有

二月十日授讜御史不應下云二
月七日讜出搬糧疑是三月字也

官軍敗龐勛于柳子

寶錄勛敗于柳子在五月蓋約

日不可用今

從彭門紀亂

王泉子聞見錄

六月翰林學士承旨劉瞻同平章事

以瞻為從事商拜相命官曾不及瞻瞻出於緝旅以

楊玄翼樞密權重可倚以圖事而密誦閣者謁焉瞻

有儀表加以詞辯俊利玄翼一見悅之每玄翼歸第

瞻輒候之由是日加親熟遂許以內廷之拜既有日

矣瞻即復謁徐公曰相公過聽以某辱在門館幸遇

相公登庸四海之人孰不受相公之惠某故相公從

事窮饑日加且環歲矣相公會不以下位處之某雖

不佞亦相公之恩不終也今已別有計矣請從此辭

即下拜焉商初聞瞻言徒唯唯而已迨聞別有計不

覺愕然方欲遜謝瞻已疾趨出矣明日內膳子出以

瞻為翰林學士舊瞻傳劉瑒作相以宗人遇之薦為

翰林學士按瞻素有清節必不至如王泉子所云恐

出於愛憎之說聞見錄又曰玄翼為鳳翔監軍瞻即

已為太原亞尹鄭從讜為節度使殊不禮焉有復入

翰林而作相也常謂人曰吾在北門為卿尚書冷將

息不復病熱矣從讜南海之命瞻所致也按舊傳瞻

八月康承訓攻徐州

舊紀實錄皆云八月康承訓攻

柳子寨垂克而賊將王弘立救

至王師大敗承訓退保宋州龐勛乘勝自率徐州勁

卒併攻泗州留其都將許佶守徐州詔馬舉援泗州

按弘立救柳子為承訓所敗兼於時弘立已死

於泗州勛亦未嘗親攻泗州舊紀實錄誤也

九月朱邪赤心為前鋒

彭門紀亂云沙陀都頭朱邪

赤衷按獻祖紀年錄當作赤

心紀亂

誤也

龐勛敗死

彭門紀亂曰初龐勛之求節也必希歲內

節不過十二月即龐勛九年十月十七日作亂十年

九月十九日就戮通其閏月計之正一歲而滅按六

日承訓知勛掠毫宋即追之至蘄縣得之恐未至十
九日疑是九日也新紀九月癸酉龐勛伏誅用彭門
紀亂也

十月賜崔雍死舊紀八月和州防禦行官石侔等訟
雍罪其月賜自盡實錄訟在八月賜

自盡在十
月今從之

南詔傾國入寇張雲咸通解圍錄日十年十月南蠻
衆擊董春烏部落傾其巢窟春烏以

其衆保比柵俄而蠻掩至沐源川遂逼嘉州南自清
谿關寇黎雅張彭錦里耆舊傳日十一年庚寅節度

使盧僕射耽冬雲南蠻數萬寇邊突破清谿關犯大
渡河遂進陷沉黎突叩岷直過雅叩按解圍錄新舊

紀蠻入寇皆在十年冬而彭獨以為十一年冬誤也
新傳日十年乃入寇以兵綴清谿關密引衆伐木開

道徑雪峻盛夏卒凍死者二千人出沐源關嘉州按
蠻以十一月至沐源川非盛夏新傳誤也實錄又日

驃信以十月三日梨善關每人只將米炒一斗隨身
乃詔高駢乘其國內無兵備進攻善關以解衝突按

在安南恐實錄誤也

十一年正月前瀘州刺史楊慶復新傳云瀘州刺史
楊慶錦里耆舊傳

云嘉州誤也
今從解圍錄

康承訓貶蜀王傅新傳日宰相路巖韋保衡劾承訓
討賊逗撓貪虜獲不時上功貶蜀

王傅分司東都按此時保衡未為相蓋
以尚主之故上用其言故得擠承訓也

八月路巖譖劉瞻貶驩州實錄新傳皆云巖志欲殺
之賴幽州節度使張公素

表論瞻寬乃止按是時張允
伸鎮幽州云公素恐誤也

十三年五月韋殷裕坐告郭敬述杖死續寶運錄日
內作使郭敬

述與宰臣韋保衡張能順類於內宅飲酒潛通郭妃
荒穢頗甚每封進文書於金合內許稱果子內連郭

妃郭敬述外結張能順國子司業韋殷裕擬傾皇祚
別立太子事泄遽加貶降五月十四日內榜于貶工

部尚書嚴祁邠州刺史給事中李貺勤州刺史給事中張鐸滕州刺史左金吾大將軍李敬仲儋州司戶國子司業韋裕敕京兆府決痛杖一頓處死家資妻女沒官又貶敕州刺史韋君卿愛州崇平縣尉右僕射右羽林統軍張直方康州司馬續又貶駙馬于琮並扶會與韋保衡等同謀不軌事其月十七日又貶尚書左丞李當道州刺史吏部侍郎王諷建州刺史左常侍李都賀州刺史翰林承旨張勗封州司馬中書舍人封彥卿潮州司戶諫議大夫楊紘新州司戶駙馬韋保衡雷州刺史又貶儋州澄邁縣尉又貶驩州長流百姓又賜自盡家貲沒官仍三族不許朝廷錄用其語雜亂無稽今從實錄

十四年五月路巖兼中書令

錦里耆舊傳十二年八月路公用邊威郭籌策

奏於邛州置定邊軍節度復制把大渡河脩邛崃關南路米點檀丁子弟教之研刺刀補義軍將主管教練兵士新傳巖至西川承蠻盜邊後巖力拊循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渡治故關取檀丁子弟教擊刺捕屯籍由是西山八國來朝以勞遷兼中書令按置定邊軍乃李師望耆舊傳新傳皆誤也

六月韋保衡斥王鐸蕭遘

舊傳曰保衡以楊收路巖在中書不加禮接媒孽逐

之按收獲罪時保衡未為相蓋保衡雖為學士懿宗寵任之故能譖收也又曰公主薨自後恩禮漸薄按路巖于琮王鐸蕭遘被竄皆在公主薨後今從實錄

七月劉行深韓文約立普王儼

范質五代通錄梁李振謂陝州護軍韓彝

範曰懿皇初升遐韓中尉殺長立幼以利其權遂亂天下今將軍復欲爾邪彝範即文約孫也按懿宗八子僖宗第五餘子新舊書不載長幼又不言所終不言所殺者果何王也

庚辰立儼為太子

續寶運錄曰其日宰臣蕭勣等直至寢幄問疾上微道朕三字而止

羣臣不覺號哭失聲中外悉皆垂泣按是時宰相韋保衡最在上蕭勣不為相今不取

九月韓君雄賜名允中

舊傳作允忠實錄新傳皆作允中今從之

僖宗乾符元年二月劉瞻為刑部尚書

玉泉子見聞錄曰初瞻南

遷無問賢不肖一口皆為之痛惜殆將至京東西市豪俠共率泉帛募集百戲將送於城外瞻知之差其期而易路馬瞻為相亦無他才能徒以路巖遭時嫉怒瞻為所排而人心歸向耳其實未足譚也按瞻以清慎著聞及懿宗暴怒瞻獨能不顧其身救數百人之死而至泉子以為未足談不亦誣乎

八月崔彥昭為相不逐王凝

此出中朝故事曰彥昭代凝判鹽鐵半載而入

相按實錄彥昭不代凝為鹽鐵其餘則取之

十月鄭畋同平章事

舊畋傳曰乾符四年遷吏部侍郎尋降制可本官同平章事今

從實錄此

十二月南詔攻雅州至新津牛叢豫焚民居

錦里耆舊傳咸

通十四年十一月五日雲南蠻寇再犯大渡河黃景復擊敗之十一月二十五日復攻大渡三十日蠻乘勝進收黎州十二月二十八日蠻來只到新津前後

蜀州界左右便退竟不到城下按咸通十四年南詔

完西川事舊紀南詔傳唐年補錄唐錄備闕續實通圖皆無之獨耆舊傳載之甚詳新書取之作南詔傳

而實錄但云十二月西川奏南蠻入寇黎州刺史黃景復擊退之新紀但云十二月雲南蠻寇黎州蓋亦

出於耆舊傳耳舊紀乾符元年冬南詔蠻寇西蜀詔河西河東山南西道東川徵兵赴援實錄乾符元年

十月西川奏雲南蠻入寇十二月雲南蠻寇西川垣綽致書於牛叢欲求入觀河東山南西道及東川兵

援之月末又云南蠻侵犯黎州而成都守禦無備殊不拒敵踰河越嶺洞無籬障賴積雪丈餘遂阻隔奔

衝之勢又邛雅二州刺史望風奔遁蠻燒劫一空牛叢不曉兵失於探候而奏報差矣詔切責之蠻劫略

黎雅間破黎州入邛岷關掠成都閉三日蠻乃去新紀乾符元年十二月雲南蠻寇黎雅二州河西河東

山南東道東川兵伐雲南按實錄咸通十四年十一月七日路巖始移荆南八日牛叢始除西川而耆舊

傳蠻入寇皆叢任內事恐誤先一年也實錄新紀因此於十四年十二月添雲南寇黎州事實皆在乾符

元年冬也

王仙芝起長垣

實錄二年五月仙芝及於長垣按續寶運錄濮州賊王仙芝自稱天補平

均大將軍兼海內諸豪都統傳檄諸道檄未稱乾符一年正月三日則仙芝起必在二年前今置於歲末

二年正月高駢先開成都府

錦里耆舊傳曰郾州節度使高相公駢乘急詔

除授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乾符元年正月二十一日行李到劍州先遣使走馬開城門並令放出百姓

二月十六日至府豁開城門並放人出今從實錄置今年又劍州至成都止十二程駢正月二十一日自

劍州遣使走馬開城門二月十六日始至府下又云駢三十日到上按長曆二月小無三十日蓋二十六

日誤為二月十六日也

駢奏勒還長武等兵

舊紀此奏在元年十二月實錄在二月今因駢開成都門言之

田令孜為神策中尉

舊本紀此年正月令孜為右軍中尉新傳云帝即位擢為左神

策中尉舊傳但云神策中尉今從之

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

續寶運錄曰上是年十歲中朝故事曰僖宗皇帝以咸

通三年降誕十四年七月十九日即位年十二按舊紀亦云僖宗咸通三年五月八日生於東內即位年

十二今從之

駢斬黃景復

耆舊傳曰乾符元年三月十五日處置前黎州刺史充大渡河把截制置土軍

都知兵馬使黃景復實錄乾符二年三月駢奏斬景復今事從耆舊傳年從實錄

四月王郢等作亂

新紀浙西突陳將王郢反五月遣右龍武大將軍宋皓討之按四年

二月郢執魯寔始命皓討之置此誤也程匡柔唐補紀白六月浙西突將王郢反聚黨萬眾燒劫蘇常三

年正月賊蘇州刺史李繪以郢亂奔城故也舊紀二年四月海賊王郢攻剽浙西郡邑實錄乾符二年二

月浙西奏突陳將王郢等六十九人劫庫兵為亂三月浙西奏王郢聚眾萬人攻陷州縣續實錄元年

王郢於兩浙叛救差山北兵士討之不逾月而尅乃組頸于闕下今從舊紀

五月蕭傲薨舊傳曰俄而盜起河南內官握兵王室
出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遇亂不至京師而卒舊
紀三年春正月己卯朔傲以病免罷為太子太傅新
紀此月蕭傲薨新傳亦云卒于位為嶺
南節度使前舊紀傳皆誤今從實錄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二十二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二十四

唐紀十六

乾符三年七月宋威擊王仙芝破之

實錄去年十二月宋威自青州

與副使曹全晟進軍擊王仙芝仙芝敗走按仙芝若
以去年十二月敗走中間半年豈能靜處蓋實因威
除招討使連言之其實仙芝
敗在此月不在十二月也

十二月鄭畋請以崔安潛代宋威張自勉代曾元裕

實錄雖於此月載畋所上書亦不言行與不行新紀
遂於此言安潛為諸道行營都統李琢為招討草賊
使自勉副之按明年威元裕
為使副猶如故新紀誤也

安南戍兵逐李璿

新紀在四年十一月今從實錄

黃巢言五千餘眾安所歸

仙芝巢初起時云數月間
眾至數萬至此纔有五千

者蓋烏合之衆
聚散無常耳

王仙芝黃巢分道而去

王坤驚聽錄曰乾符四年丁酉仲夏天示彗星草寇黃巢

尚君長奔突即五年戊戌之歲狂寇王仙芝起自鄆
封而侵汝鄭即大寇黃巢尚君長並賊帥之徒黨僅
一千餘人攻陷汝州云云又曰黃巢望闕廣而去仙
芝指鄆州南行尚君長期陳蔡間取羣凶之願三千
餘寇屬仙芝君長二千餘人屬黃巢所管明年二月
仙芝陷鄂州巢陷鄆州則非巢趣闕廣仙芝趣鄆也
王坤此書年月事迹差舛
尤多但擇其可信者取之

四年二月南詔國號鶴拓亦號大封人

徐雲虔南詔錄曰南詔別

名鶴拓其後亦自稱大
封人是以封為國號也

四月黃巢尚讓保查牙山

舊紀四年三月巢陷鄆州七月入查牙山與王仙芝

合五年二月君長仙芝皆死尚讓以兄遇害大掠
南舊傳五年八月王鐸斬王仙芝先是尚君長弟

以兄奉使見誅率部衆入查牙山黃巢黃揆昆仲入
人率盜數千依讓按實錄乾符二年仙芝陷曹濮巢
已起兵應之三年十二月招討副都監楊復光奏草
賊尚讓據查牙山官軍退保鄧州四年四月黃巢引
其衆保柰牙山其年冬君長乃死驚聽錄巢與仙芝
俱入蘄州以仙芝獨受官而怒毆仙芝傷面由是分
隊時君長亦在座非仙芝死後巢方依讓也又按舊
紀仙芝死後王鐸始為都統討賊而舊傳云王鐸斬
仙芝又先云殺張璘乃陷廣州先云陷華
州方攻潼關敘事顛錯不倫今從實錄

五年二月李克用殺段文楚據雲州

趙鳳後唐太祖紀年錄曰乾符

三年河南水災盜寇蜂起朝廷以段文楚為代北水
陸發運雲州防禦使以代支謨時歲荐饑文楚削軍
人衣米諸軍咸怨太祖為雲中防邊督將部下爭訴
以軍食不充請具聞奏邊校程懷信康君立等十餘
帳日譁於太祖之門請共除虐帥以謝邊人衆因大
譟擁太祖上馬比及雲中衆且萬人城中械文楚出
以應太祖後唐閔帝時史官張昭遠撰莊宗功臣列
傳曰康君立為雲中牙校事防禦使段文楚時天下

將亂代北仍歲阻饑諸部豪傑咸有嘯聚邀功之志
文楚法令稍峻軍食轉餉不給戍兵咨怨雲州沙陀
兵馬使李盡忠私謂君立等曰段公儒者難與共事
方今四方雲擾皇威不振丈夫不能於此時立功立
事非人豪也吾等雖擁部衆然以雄勁聞於時者莫
若李振武父子官高功大勇冠諸君吾等合勢推之
則代北之地旬月可定功名富貴事無不濟也時武
皇爲沙陀三部落副兵馬使在蔚州盡忠令君立私
往圖之曰方今天下大亂天子付將臣以邊事歲偶
飢荒便削儲給我等邊人焉能守死公家父子素以
威惠及五部當共除虐帥以謝邊人武皇曰子家尊
在振武萬一相逼俟子稟命君立曰事機已泄遲則
變生成通十三年十二月盡忠夜帥牙兵攻牙城執
文楚及判官柳漢璋陳韜等繫之於獄遂自知軍州
事遣君立召太祖於蔚州是月太祖與退渾突厥三
部落衆萬人趨雲中十四年正月六日至關鷄臺盡
忠遣監軍判官符印請太祖知留後事七日盡忠械
文楚漢璋等五人送關鷄臺軍人亂食其肉九日太
祖權知留後府牙受上三軍表請受太祖大同防禦
使宗不悅特已除盧簡方代文楚未至而文楚被

官實錄乾祐元年十二月李克用殺大同軍防禦使
段文楚自稱防禦留後塞下之亂自茲始矣薛居正
五代史君立傳皆與莊宗列傳同惟削去李盡忠名
但云君立與薛鐵山程懷信王行審李存璋等謀悉
以盡忠語爲君立之語云君立等乃夜謁武皇言曰
方今天下大亂云云衆因聚譟擁武皇比及雲州衆
比萬人師營關鷄臺城中械文楚以應武皇之軍既
收城推武皇爲大同軍防禦留後衆狀以聞舊紀咸
通十三年十二月李國昌小男克用殺雲州防禦使
段文楚據雲州自稱防禦留後乾祐五年正月沙陀
首領李盡忠陷遮虜軍竇漣遣康傳圭率土團二千
屯代州將發求賞呼噪殺馬步軍使鄧處有唐末三
朝見聞錄者不著撰人姓名專記晉陽事其書云乾
祐五年戊戌竇漣自前守京兆尹拜河東節度使在
任便值大同軍變殺防禦使段文楚正月二十六日
軍於石窰二十七日到白泊二十九日至靜邊軍三
十日築却四面城門二月一日在城將士三人共賞
絹一匹監軍使差仇判官聞奏李盡忠等准詔各賞
馬一匹銀鞍轡一副銀三錠銀梳一枚絹一束錦二
匹紫羅三匹諸軍將銀梳絹等三日李監忠却入四

日兩面馬步五萬餘人城四面下營五日又賞土團
牛酒六日監軍使送牌印與李九郎七日城南門樓
上繫縛下段尚書柳漢璋雍侍御陳韜等四人尋分
付軍兵於鬪雞臺西剛却又令馬軍踐踏却骸骨入
日李九郎被土團馬步軍約二千人持弓刀送上與
舊紀五年事微合實錄亦頗采之云五年正月壬戌
竇鞏奏沙陀首領李盡忠寇石窰白泊至靜邊軍二
川奏李盡忠求賞詔賞馬一匹銀鞍勒綿綃等按莊
宗列傳舊紀克用殺文楚在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歐
陽脩五代史記取之太祖紀年錄在乾符三年薛居
正五代史新少陀傳取之見聞錄在乾符五年二月
新紀取之惟實錄在乾符元年不知其所据何書也
克用既殺文楚豈肯晏然安處必更侵擾邊陲朝廷
亦須發兵徵討而自乾符四年以前皆不見其事唐
未見聞錄敘
月口今從之

以盧簡方為大同防禦使

舊紀咸通十三年七月以
前義昌節度使盧簡方為

太僕卿十二月以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為雲州刺史
大同軍防禦使

簡方為雲州刺史充大同軍防禦使等使上召簡方於
思政殿謂之曰卿以滄州節制居大同然朕以沙
陀退渾撓亂邊鄙以卿會在雲中惠及部落且忍屈
為朕此行具達朕旨安慰國昌勿令有所猜嫌也十
四年正月辛未以雲朔暴亂代北騷動賜盧簡方詔
曰近知大同軍不安殺害段文楚李國昌小男克用
主領兵權又曰若克用暫勿主兵務束手待朝廷除
人則事出權宜不足猜慮若便圍軍柄欲奄大同則
患繫久長故難依允料國昌輸忠効節必當已有指
揮簡方準詔諭之國昌不奉詔乃詔太原節度使崔
彥昭幽州節度使張公素出師討之三月以簡方為
振武節度使至嵐州卒實錄乾符元年十二月簡方
除大同二年正月賜詔亦不云使彥昭公素討之蓋
舊紀實錄各隨段文楚死之後載除簡方及詔書使
事相接續耳恐皆未足据也舊紀所云太原幽州討
之蓋因敘後來事實錄所以不取者方知招諭未必
攻討也唐末見聞錄又云五年四月敕除簡方振武
節度使五月卒實錄亦在五年而云六月卒蓋約奏
到之月耳今從
三朝見聞錄

曾元裕破王仙芝斬之

實錄元裕奏大破王仙芝於黃梅縣殺戮五萬餘人追至

曹州南華縣斬仙芝傳首京師舊紀二月王仙芝餘

黨攻江西招討使宋威出軍屢敗之仍宣詔書諭仙

芝仙芝致書於威求節鉞威偽許之仙芝令其大將

尚君長蔡溫玉奉表入朝威乃斬君長溫玉以徇仙

芝怒急攻洪州陷其郭宋威赴援與賊戰大敗之殺

仙芝傳首京師君長弟讓與黃巢大掠淮南舊傳曰

齊克讓為兗州節度使以本軍討仙芝仙芝懼引衆

歷陳許襄鄧無少長皆虜之衆號三十萬三年七月

陷江陵十月又遣將徐唐莒陷洪州時仙芝表請符

節不允以宋威為荆南節度招討使楊復光為監軍

復光遣判官吳彥宏諭以朝旨釋罪別加官爵仙芝

乃令尚君長蔡溫玉楚彥威相次詣闕請罪且求恩

命時宋威害復光之功並擒送闕敕於狗脊嶺斬之

賊怒悉精銳擊官軍威軍大敗復光收其餘衆以統

之朝廷以王鐸代為招討五年八月收復荊州斬仙

芝首獻於闕下新傳黃巢自蘄州與王仙芝分其衆

尚君長入陳蔡巢北掠齊魯衆萬人入鄆州殺節度

使薛崇進陷沂州縣額蔡保查呀山引兵復與仙芝

合圍宋州會自勉救兵至仙芝解而南度漢攻荆南

陷之賊不能守巢攻和州未克仙芝自圍洪州取之

使徐唐莒守進破朗岳遂圍潭州觀察使崔瑾拒却

之乃向浙西擾宣潤不能得所欲身留江西趨別部

還入河南帝詔崔安潛歸忠武復起宋威曾元裕以

招討使還之而楊復光監軍復光以詔諭賊仙芝遣

尚君長等詣闕請罪又遣威書求節度威陽許之上

言與君長戰擒之復光固言其降命待御史與中人

即訊不能明卒斬之仙芝怒還攻洪州入其郭威自

將往救敗仙芝於黃梅斬五萬級獲仙芝傳首京師

當此時巢方圍亳州未下君長弟讓帥仙芝潰黨歸

巢新舊傳敘賊所經歷皆不同又云宋威殺仙芝今

皆從

實錄

黃巢改元王霸續寶運錄乾符元年黃巢聚衆於會

君長弟讓以兄見誅率衆入查牙山黃巢黃揆昆仲

八人率盜數千依讓月餘衆至數萬陷汝州虜刺史

王獠大掠關東官軍加討屢為所敗其衆十餘萬尚

讓乃與羣盜推巢為王曰衝天大將軍仍署官屬蕃

鎮不能制新傳曰尚君長弟讓率仙芝潰黨歸巢推
巢爲王號衝天大將軍署拜官屬驅河南山南之民
十餘萬掠淮南建元王霸今從之

巢請降詔以爲右衛將軍竟不至

舊傳及王仙芝敗巢東攻亳州不下

乃襲破沂州據之仙芝餘黨悉附焉實錄巢自稱黃
王建元王霸連爲王師所敗詣天平乞降除右衛將
軍復叛去自是兵不能制新傳曰曾元裕敗賊於申
州死者萬人帝以宋威殺尚君長非是且討賊無功
詔還青州以元裕爲招討使張自勉爲副巢破考城
取濮州元裕軍荆襄援兵阻更拜自勉東北面行營
招討使督諸軍急捕巢巢方掠襄邑雍丘詔滑州節
度使李崱壁原武巢寇葉陽翠欲窺東都會左神武
大將軍劉景仁以兵五千接東都河陽節度使鄭延
休兵三千壁河陰巢兵在江西者爲鎮海節度使高
駢所破寇新鄭郊襄城陽翟者爲崔安潛逐走在浙
西者爲節度使裴虜斬二長死者甚衆巢大沮畏乃
請天平軍乞降詔授巢右衛將軍巢度蒲鎮不一未
足制已即叛去轉寇浙東執觀察使崔瑒與實錄生

後不同今從實錄

四月以盧簡方爲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爲大同節度

使唐末見聞錄庶虜軍及代州告急竇尚書差回鶻
五百騎邊界巡檢至四月三日進發至五里墩屯
副將康叔譚恃酒叛逆射損都將趙歸義斫損將判
官閻建弘擒縛入府尚書令下於衙南門全家處斬
使司差副兵馬使趙元掠領馬軍進發閻建弘遞送
海西當月內有勅送節到除前大同軍防禦使盧簡
方充振武節度使除振武節度使李尚書充大同軍
節度使實錄云戊辰以簡方爲振武國昌爲大同蓋
誤以康叔譚作亂之日爲簡方等建節之日也新沙
陀傳曰李克用既殺段文楚諸校共巧克用爲大同
防禦留後不許發諸道兵進捕諸道不甚力而黃巢
方引兵渡江朝廷度未能制乃救之以國昌爲大同
軍防禦使國昌不受命詔河東節度使崔彥昭幽州
張公素共擊之無功據此則是大同防禦使非節度
也薛居正五代史紀曰武皇殺段文楚諸將列狀以
聞請授武皇旌鉞朝廷不允徵諸道兵以討之乾符

五年黃巢渡江其勢滋蔓天子乃悟其事以武皇為大同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是克用為大同節度使非國昌實錄國昌傳及獻祖紀年錄舊唐本紀俱不言國昌為大同節度使獨實錄於此言之下五月又云國昌殺監軍不肯代必有所據蓋國昌父子俱不肯受代朝廷以為用國昌代克用必無違命故徙國昌為大同節度而以盧簡方鎮振武二人竟不受命故簡方不得赴鎮而死於嵐州國昌亦未嘗赴大

也同崔澹等議南詔和親

實錄置澹議於二月至四月又云南詔遣酋望趙宗政來朝且

議和好今因盧鄭爭蠻事置此

五月鄭畋盧携罷相

舊紀六年五月賊圍廣州與李

論於中書辭語不遜俱罷分司畋傳曰五年黃巢東渡江淮衆百萬所經屢陷郡邑六年陷安南府據之致書與浙東觀察使崔瑒求鄆州節鉞瑒言賊勢難

之起也宰相盧携以浙西觀察使高駢素有軍功奏為淮南節度使令扼賊衝尋以駢為諸道行營都統

及崔瑒之奏朝臣議之有請假節以紓患者畋採羣議欲以南海節制縻之携以始用高駢欲其立功以

圖勝曰高駢將略無雙淮士甲兵甚銳今諸道之師方集蕞爾纖寇不足平殄何事捨之示怯而令諸軍

解體耶畋曰巢賊之亂本因饑歲人以利合乃至寔繁江淮以南荐食殆半國家又不用兵皆忘戰所在

節將閉門自守尚不能支不如釋咎包容權降恩澤彼本以饑年利合一遇豐歲孰不懷思鄉土其衆一

離則巢賊几上肉耳若此際不以計攻全恃兵力恐天下之憂未艾也羣議然之而左僕射于琮曰南海

有市舶之利歲貢珠璣如令妖賊所有國藏漸當廢竭上亦望駢成功乃依携議及中書商量制敕畋曰

妖賊百萬橫行天下高公遷延玩寇無意翦除又從而保之彼得計矣國祚安危在我輩三四人盡度公

倚淮南用兵吾不知稅駕之所矣携怒拂衣而起涕袂於硯因投之僖宗聞之怒曰大臣相詬何以表儀

四海二人俱罷政事携傳曰五年黃巢陷荆南江西外郭及虔吉饒信等州自浙東陷福建遂至嶺南陷

廣州殺節度使李岩遂抗表求節鉞初王仙芝起河南
南擄舉宋威齊克讓曾交等有將略用為招討使及
宋威殺尚君長致賊充斥朝廷遂以宰臣王鐸為都
統擄深不悅浙帥崔瑒等上表請假黃巢廣州節鉞
上令宰臣議擄以王鐸為統帥欲激怒黃巢堅言不
可假賊節制止授率府率而已與同列鄭畋爭論投
硯於地由是兩罷之實錄五年五月丙申朔是日宰
臣鄭畋盧擄議南蠻事擄請降公主通和畋固爭以
為不可抗論是非擄怒拂衣而起袂染於硯因投而
碎之丁酉以畋擄並為太子賓客分司注云舊史泊
雜說皆云畋擄議黃巢節制忿爭賜罷而鄭延昌撰
畋行狀乃云議蠻事無可證之然當時所述恐不謬
又畋傳曰時黃巢攻陷江浙上表乞節鉞畋與同列
盧擄謀議攻討及拔用將帥事多異同又南詔蠻請
降公主和好畋因爭以為不可遂抗論之乃與擄俱
罷相又擄傳曰擄人質甚陋語亦不正與鄭畋俱李
翱之外孫及同輔政議論不協初王仙芝起河南擄
舉宋威齊克讓曾交等有將略用為招討使討賊皆
無功致賊充斥又主高駢之請欲以公主和南詔蠻
鄭畋執之以為不可帝前忿爭由是兩罷之舊紀六

年五月賊圍廣州仍與廣南節度使李岩浙東觀察
使崔瑒書求保薦乞天平節鉞瑒岩上表論之宰相
鄭畋盧擄爭論於中書詞語不遜俱罷為太子賓客
分司東都按新舊傳舊紀皆以畋擄罷相在六年實
錄新紀表在此年五月實錄新書皆自相矛盾然
宋氏多書知二人罷在五月必有所據今從之

李國昌不受代土團兵高鄧虔
唐末見聞錄五月振

替李尚書收却遮虜軍進打寧武及崑嵐軍代州告
急二十二日指揮在府三城排門差夫一人齊掘四
面壕塹盧尚書發赴振武至嵐州身薨二十四日拜
都押衙康傳圭充代州刺史又發太原晉陽兩縣點
到土團子弟一千人往代州屯駐至城北卓隊不發
索出軍優賞差馬步都虞候鄧虔安慰尋被高却床
昇尸柩入府尚書監軍自出安慰定每人各給錢三
百文布一端差押衙田公鐸給散不放却回便被請
將充都將發赴軍前使司有榜借商人助軍錢五萬
貫文實錄五月李國昌殺監軍使不肯受代起兵進
打寧武及崑嵐軍代州出兵禦之始國昌遣克用以
兵襲大同三軍表克用為留後朝廷不允乃以國昌

命之欲以其子無能拒也時國昌貪其土地欲父子分統故拒命焉實錄六月乙丑朔嵐州奏新除振武節度使盧簡方卒以太原府都押衙康傳圭為代州刺史發太原晉陽土圍千人戍代州至城北卓隊不發索優賞馬步都虞候鄧虔安慰為其眾殺之節度使竇鞏自出撫慰乃定初太原府帑空竭每有賞賚必利民家至是心窘迫乃榜借商人助軍錢五萬此皆約唐末見聞錄為之而後其月日以象奏到之時耳唐末見聞錄又云六月十一日左散騎常侍支謨奉敕到府充大同軍制置使兼攝河東節度副使軍前同指揮事此謂到府之日而實錄云甲戌以謨為制置使甲戌乃六月十日亦誤也

十二月李鈞與李克用戰敗死

舊紀河東節度使崔季康與北面行營招

討使李鈞與沙陀李克用戰于岢嵐軍之洪谷王師大敗鈞中流矢而卒戊戌至代州昭義軍亂為代州百姓所殺殆盡此年實錄略同廣明元年八月實錄河東奏昭義節度使李鈞為猛虎軍所殺又曰詔統本道兵由鴈門出討雲州與賊戰敗歸為其下殺之新紀庚辰崔季康李鈞及李克用戰於洪谷敗績薛

五代史紀曰乾符六年春朝廷以昭義節度使李鈞充北面招討使將上黨太原之師過石嶺關屯于代州與幽州李可舉會赫連鐸同攻蔚州獻祖以一軍禦之武皇以一軍南抵遮虜城以拒李鈞是冬大雪弓弩弦折南軍苦寒臨戰大敗奔歸代州李鈞中流矢而卒唐末見聞錄曰十九日崔尚書發往岢嵐軍請別救賈敬嗣大夫權兵馬留後觀察判官李劬權觀察留後昭義節度使李鈞領本道兵馬到代州軍變被代州殺戮並盡捉到李鈞殘軍潰散取鴟鳴谷各歸本道按昭義軍變必非李鈞所為代州百姓捉到李鈞不知如何處之今從舊紀

六年正月高駢將張璘梁績

舊紀張璘作張麟新紀傳實錄作璘今從舊高

駢黃巢傳及唐年補錄妖亂志唐補紀續實運錄舊紀梁績作梁績今從眾書

降畢師鐸等

郭延誨妖亂志曰初黃巢將蹂踐淮甸委師鐸為先鋒攻曾天長累日不克師

鐸之志沮焉及巢北向師鐸遂降勃海按舊師鐸傳駢敗巢於浙西皆師鐸之効故置於此

二月辛巳李儂為河東節度使唐末見聞錄三十日

河東節度使實錄因云庚寅除保誤也

四月王鐸為荆南節度使招討都統舊紀五年二月

賊天子以宋威失策殺君長乃以鐸檢校司

中門下侍郎江陵尹荆南節度使充諸道兵

舊傳四年賊陷江陵楊知温失守宋威破賊

議統率盧携稱高駢累立戰功宜付軍柄物

鐸廷奏臣願自率諸軍盪滌羣盜朝議然之

鐸守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江陵尹荆

使允諸道行營兵馬都

統今從實錄及新紀表

五月黃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續實運錄曰

不與黃巢夏初兵屯廣南累候敕旨不下遂恣行政

劫黃巢夏六月上表稱義軍百萬都統兼韶廣等州

觀察處置等使未云六月十五日表秋遣內侍

度衡手詔并廣南邕府安南安東等節度使指

察使開國公食邑五百戶官告六通又賜節度將吏

之名尚書僕射官告五十通九月二十日仇公度到

廣州至十月一日巢與公度雜四段藥物等五駢表

函一并所賜官告並却付公度表未云廣明元年十

月一曰上表公度等其年十月二十九日至京如寶

運錄所言則是廣明元年十月一日巢猶在廣州也

按其月巢已入

長安今從舊紀

宰相請除巢率府率舊紀五月賊圍廣州仍與廣南

書求保薦乞天平節鉞迺上表論之實錄迺

表論請詞甚懇激乃詔公卿集議巢又自表乞廣州

節度安南都護巢自春夏其衆大疫死者十三四欲

據有嶺表未為巢穴乃繼有是請左僕射于琮議云

云時朝廷倚高駢成功不允其奏乃議除官或云以

正真將軍縻之宰相亦沮其議乃除率府率舊巢傳

日時高駢鎮淮南表請招討賊許之議加都統巢乃

渡淮偽降于駢駢遣將張濟率兵受降于天長鎮巢

禽濟殺之因虜其衆尋南陷湖湘遂據交廣託崔瑒

奏乞天平節度朝議不允又乞除官時宰相鄭畋與

宰相請除巢率府率

舊紀五月賊圍廣州仍與廣南

書求保薦乞天平節鉞迺上表論之實錄迺

樞密使楊復恭欲請授司正負將軍盧携駁其議請授率府率如其不受請以高駢討之新巢傳曰有詔高駢為諸道行營都統巢進寇廣州詔李迢書求表為天平節度又脅崔瑒言於朝宰相鄭畋欲許之盧携田令孜執不可巢又乞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使書聞右僕射于琮議云云乃拜巢率府率舊盧携傳亦皆以為携議授巢率府率按此時携已罷相今從實錄

九月巢陷廣州殺李迢驚聽錄曰據李迢在寇復併

也衡州方知王仙芝已山東沒陳又尚君長生送咸京遂召李迢怒而躡害新紀十一月辛酉黃巢陷江陵殺李迢新傳曰其十月巢據荆南脅李迢草表報天子迢不可巢怒殺之比夢瑣言曰黃巢入廣州執李迢隨軍至荊州今迢草表述其所懷迢曰某骨肉滿朝世受國恩腕即可斷表終不為巢於江津害之今從實錄

十月巢陷潭州劉漢宏大掠江陵舊紀廣明元年二月巢陷潭州王鐸

奔江陵奔襄陽漢宏大掠實錄閏月湖南秦黃巢賊眾自衡永州下十月二十七日攻陷潭州新巢傳曰廣明初賊自嶺南寇湖南諸郡攻潭州陷之舊巢傳巢欲據南海之地坐邀朝命是歲自春及夏其眾大疫死者十三四眾勸請北歸以圖大利巢不得已廣明元年敗王鐸今月日從實錄事從舊書又据舊紀傳則劉漢宏本王鐸將鐸去而漢宏留江陵大掠遂為盜也實錄用之而於鐸奔襄陽下添先是字若鐸在江陵漢宏時為羣盜安能入其城大掠借使漢宏先曾寇掠江陵與黃巢事了不相干何必言後半月餘賊眾乃據其城也吳越備史云漢宏本兗州小吏領本州兵禦巢寇遂殺將首劫輜重而叛後命前濠州刺史崔錯招降之据此則漢宏本羣盜也新傳用之而云鐸招降之或者漢宏本羣盜中間降鐸為部將鐸去江陵漢宏復大掠為盜其後又降於崔錯遂為唐臣也

廣明元年正月侯昌業上疏極諫賜死續實錄云司天少監侯

昌業上疏其略曰陛下不納李蔚杜希敖之諫又曰臣乃明祈五道暗祝冥官悚息於班列之中願早過於閻浮之世又曰受爵不逢於有德之君立戟每佐於無道之主又曰不望堯舜之年得同先帝之日又曰明取尹希復指揮暗策王士成進狀強奪波斯之寶具抑取茶店之珠珍軍取匱坊全城般運又曰莫是唐家合盡之歲為復是陛下壽足之年又曰伏惟陛下暨停戲賞接蒼生於殿內立揭諦道場以無私財帛供養諸佛用資世祿共力攘災表奏聖上龍威震怒侍臣驚悸宣徽使宣云侯昌業付內侍省候進旨翌日午時又內養劉季遠宣口敕云侯昌業出自寒門擢居清近不能脩慎妄奏開詞訕謗萬乘君王毀斥百辟卿士在我彝典是不能容其侯昌業宜賜自盡比夢瑣言曰唐自廣明後闍人擅權置南北廢置使軍容田令孜有回天之力中外側目而王仙芝黃巢剽掠江淮朝廷憂之左拾遺侯昌業上疏極言時病留中不出命於仗內戮之後有傳侯昌業疏詞不合事體其末云請開揭諦道場以銷兵厲似為庸僧偽作也必若侯昌業以此識見犯上宜其死也今從之

上好鬪雞賭鵝

新田令孜傳曰帝冲駭喜鬪鵝一鵝至直五十萬錢亦恐失實新傳誤也今從續寶運錄

三月高駢為諸道行營都統

續寶運錄載駢上表及答詔云今以卿為諸道

都統應行營將士兵馬悉受指揮詔旨未到之間朝廷猜貳續敕却不許行軍只令固守封疆不得擅行征討於是高駢乃引淮水繞江都城三重坐甲不討黃巢自此轉盛舊紀傳王鐸出鎮荆南亦為諸道行營都統而實錄及新紀表皆云為南面行營都統舊紀乾符四年六月以駢為鎮海節度使江西招討使六年十月以駢為淮南節度使江南行營招討使廣明元年三月朝廷以鐸統眾無功乃授駢諸道兵馬行營都統駢傳四年為鎮海節度使尋授諸道兵馬都統六年冬徙淮南節度使兵馬都統如故盧攜傳曰及王鐸失守罷都統以高駢代之實錄五年六月駢移鎮海六年正月以駢為諸道行營兵馬都統仍賜詔如寶運錄所載者八月駢上表亦如之十月駢徙淮南依前充都統按駢表請追郎幼復備守浙西

則是鎮海時也詔云周旋六鎮則是駢已移淮南後也六鎮謂安南天平西川荆南鎮海淮南也又詔云今以卿為諸道都統則似移淮南後方為都統也疑駢在浙西止為招討使既數破巢軍乃以滅巢為已任上表請布置諸軍自攻巢於廣州及王鐸敗盧為諸道都統鐸但為南面都統則鐸已駢統下可為指揮表不須云乞降赦指揮鐸也且鐸自宰相都督諸將討賊故立都統之名不應同時有兩都統也其在浙西領江西招討使者時黃巢方掠虔吉饒信汝也今從舊紀及盧摶傳

四月李琢為蔚朔等節度使琢作琢者誤也

五月張濬戰死舊紀是歲春末賊在信州疫癘其徒多喪淮南將張濬急擊之賊懼以金

昭義武寧義武等軍兵馬數萬赴淮南駢欲收功於已乃奏賊已將殄滅不假諸道之帥並遣還淮北賊知諸軍已退以求節鉞不獲暴怒與駢絕請戰駢怒

令張濬整軍擊之為賊所敗臨陣殺濬賊遂乘勝渡江攻天長六合等縣駢不能拒但自固而已朝廷聞賊復振大恐高駢傳曰廣明元年夏黃巢自嶺表北趨江淮由采石渡江濬勒兵天長欲擊之黃巢傳云巢乃渡淮偽降於駢駢遣將張濬率兵受降于天長鎮巢擒濬殺之實錄五月濬已為巢所殺七月巢乃遇江其言濬所以死與舊紀同新紀傳皆與實錄同掘舊傳則濬死在江北也舊紀及實錄新紀傳濬死在江南也按濬既死巢又陷睦州婺州宣州然後渡江濬死在江南是也

六月陳敬瑄至成都錦里耆舊傳云敬瑄九月二十

在三月庚午又雲南事狀敬瑄與布燮以下牒云某謬膺朝寄獲授蕃條以六月八日到鎮上訖今從之

李琢執傅文達實錄六月李國昌遣文達守蔚州七

降傅文達等薛居正五代史記武皇令軍使傅文達起兵於蔚州高文集等縛送李琢按國昌時在蔚州何必令文達守之今從薛史

詔許南詔和親

實錄六月丙申陳敬瑄奏請遣使和

百官議定壬子中書奏遣使按敬瑄此月八日上丙申乃十四日也奏報豈能遽至今不取新傳先是南詔知蜀疆故襲安南陷之會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申和親議時盧瑋復輔政與豆盧瑑皆厚高駢乃議通和今從雲南事狀雲南事狀又曰中書奏玄宗冊蒙歸義為雲南王其子閣羅鳳降於吐蕃其孫異牟尋却歸朝廷自請改雲南王賜號南詔德宗從之至曾孫蒙豐祐杜棕奏以入朝人多減之後索質子漸為侮慢卷末載陳敬瑄與雲南書牒或稱鶴拓或稱大封人雲南事狀不著撰人名似是盧瑋奏草也

七月黃巢圍天長高駢不敢出兵

舊駢傳駢怨朝議有不附已者欲賊

縱橫河洛令朝廷聳振則從而誅之大將畢師鐸說駢云云駢駭然曰君言是也即令出軍有愛將呂用之者以左道媚駢駢頗用其言用之懼師鐸等立功即奪已權從容謂駢曰相公勲業高矣妖賊未殄朝廷已有間言賊若盪平則威望震主功居不賞公安稅駕邪為公良畫莫若觀釁自來多福駢深然之乃

止諸將但握兵保境而已驚聽錄朝廷議駢以文以武國之名將今此黃巢必喪於淮海也尋淮南表志云今大寇忽至入臣封巡未肯綿伏狼狐必能晦沉大衆但以山東兵士屯駐揚州各思故鄉臣遂放去亦具聞奏非臣自專今奉詔書責臣無備不合放回武勇又告城危致勞徵兵勞於往返臣今以寡擊衆然曰武經與賊交鋒已當數陣粗成勝捷不落姦謀固護一方臣必能了但慮寇設深計支招官軍遷迤過淮彼岸無敵即東道將士以至藩臣繫朝廷速下明詔上委中書門下速與商量表至中書咸有異議遂京國士庶浮謗日興云淮南與巢衷私通連自固城池放賊過淮也妖亂志曰廣明元年七月黃巢自採石北渡直抵天長時城內士客諸軍尚十餘萬皆良將勁兵議者慮狂寇有奔犯關防之患悉願盡力死戰用之等慮其立功之後侵奪已權謂勃海曰黃巢起於羣盜遂至橫行所在雄藩望風瓦解天時人事斷然可知令公既統疆兵又居重地只得坐觀成敗不可更與爭鋒若稍損威名則大事去矣勃海深以為然竟不議出軍巢遂至北焉初巢寇廣陵也江東諸侯以勃海屯數道勁卒居將相重任巢江海一

逋逃耳固可掉折箠而擒之及聞安然渡淮由是方
 鎮莫不解體按駢宿將豈不知賊過淮之後不可復
 制若怨朝議有不附已者則尤欲破賊立功以簡執
 讒慝之口若縱賊過淮乃適足實議者之言非所以
 消謗也借使駢實有意使賊震驚朝廷從而誅之則
 賊入汝洛之後當晨夜追擊以爭功名豈得返坐守
 淮南數年逗留不出兵乎又舊傳呂用之云恐成功
 不賞妖亂志云恐賊鋤稍損威名夫大功既成則有
 為都統控扼江淮而擁兵縱賊使安然北渡其於威
 名獨無損乎雖用之淺謀無所不至駢自無參酌一
 至此邪蓋駢好驕矜大言自恃累有戰功謂巢烏合
 疲弊之衆可以節鉞誘致淮南坐而取之不意巢初
 無降心反為所欺張濬驍將一戰敗死巢奄濟采石
 諸軍北去見兵不多狼狽恐自保不暇故歛兵退
 縮任賊過淮非故欲縱之實不能制也盧攜聞於知
 人致中原覆沒駢先銳後怯致京邑丘墟呂用之妖
 妄姦回致廣陵塗炭皆人所深疾故衆惡歸焉未必
 實然也又唐末見聞錄廣明二年十二月五日黃巢
 傾陷京國轉禁諸軍據據云屯軍淮南向牧馬頻被則
 似在淮南時非入長安後又續寶運錄云王仙芝既
 叛自稱天補均平大將軍兼海內諸豪帥都統傳檄
 諸道其文與此略同末云願垂聽知謹告乾符二年
 正月三日此蓋當時不逞之士偽作此文託於仙芝
 黃巢以譏斥時病未必其人實有此檄牒也

劉漢宏請降

實錄漢宏寇擾荆襄王鐸遣前濠州刺
 史崔錯招之至是始歸降辛未漢宏奏

請於濠州倒戈歸降優詔褒之按鐸奔襄陽漢宏始
 掠江陵叛去鐸尋分司蓋未分司時遣錯招之又戊
 辰漢宏除宿州云至是始降是已降也辛未又云請
 於濠州歸降者朝廷聞其降戊辰已除官而辛未漢
 宏表方至也

十一月豆盧瑑請受黃巢天平節鉞

驚聽錄曰宰臣
 豆盧瑑奏緣淮

南九驛便至泗州恐高駢固守城壘不遮截大寇黃
 巢必若過淮落寇之計又徵兵不及須臾誘之請降
 節旄授鄆州節度候其至止討亦不難宰臣盧携言
 之不可奏以黃巢為國之患久矣昨與江西節制擁

節而行攻劫荆南却奪其節但徵諸道驍勇把截泗州因此不發內使罷建雙旌乃發使臣諸道而去尋汴州徐州兩道告急到京報黃巢過淮盧携託疾不出按朝廷未嘗以江西節與巢借使與之安可復奪此驚聽錄不足信也

張承範等發京師上御章信門遣之新傳曰帝餞令

豐優按令收雖為招討都統賜節資物其實不離禁闔是日所遣者承範等耳新傳云餞令收誤也

上趨駱谷鄭畋謁於道次續寶運錄戊子帝至駱谷

師立陳敬瑄云今月七日巳次駱谷壻水驛按此月庚辰朔戊子九日而詔云七日九誤為七也實錄辛卯車駕次鳳翔鄭畋候謁於路舊畋傳云候駕於斜

谷新紀辛卯次鳳翔丁酉至興元按甲申上離長安辛卯始次鳳翔太緩丁酉巳至興元太速又路出

谷則不過鳳翔及斜谷蓋車駕涉鳳翔之境而畋見耳非鳳翔與斜谷也實錄賊以數萬衆西追車駕

而不言追不及又不言為誰所拒而還諸書皆無之

黃巢妻曹氏為皇后實錄巢傳立妻曲氏

王重榮殺巢使與王處存結盟舊王處存傳曰時李

重榮斬偽使通使於處存乃同盟誓營於渭北時巢賊僭號天下藩鎮多受其偽命唯鄭畋守鳳翔鄭從

諱守太原處存王重榮首倡義舉俄而鄭畋破賊前鋒王鐸自行在至故諸鎮翻然改圖以出勤王之師

按鐸中和二年始至於時未也王重榮傳曰初重榮為河中馬步都虞候巢賊據長安蒲帥李都不能拒

稱臣於賊賊偽授重榮節度副使重榮以賊徵求無已欲拒之都曰吾兵微力寡絕之立見其患願以節

鉞假公翌日都歸行在重榮知留後事乃斬賊使求援鄰藩比夢瑣言曰重榮始為牙將黃巢犯闕元戎

李都奉偽畏重榮附者多因薦為副使一日忽謂都曰令公助賊陷一邦於不忠而又日加箕歛衆口紛

紘然倏忽變生何以過也遽命斬其偽使都無以對用以軍印授重榮而去及都至行在朝廷又以前京

北尹竇滂間道至河中代都重榮迎之滂前為京北
尹有慘酷之名時謂之塚壘及至翌日進軍校于庭
謂曰天子命重臣作鎮將遇賊衝安可輕議斥逐令
北門出乎且為惡者必一兩人而已爾等可言之滂
不知軍校皆重榮之親黨也衆皆不對重榮乃屏肅
佩劍歷塔而上謂滂曰為惡者非我而誰遂召滂之
僕吏控馬及塔請依李都前例乃云速去滂不敢仰
視躍馬復由北門而出新傳取之按十一月辛亥朔
重榮已作亂掠坊市辛酉以重榮為留後都為太子
少傅則都已去河中矣及黃巢犯闕都何嘗奉偽亦
未嘗聞以滂

中和元年正月陳敬瑄杖殺內園小兒

新傳曰敬瑄杖殺五十人戶

諸衢錦里者舊傳曰有內園小兒三箇連手行遶行
宮數內一人笑云云巡者亂打執之敬瑄咄之曰今
日且欲棒殺汝三五十輩必不令錯按三五
十輩者敬瑄語耳非實殺五十人也新傳誤

二月代北監軍陳景思

實錄作景斯今從薛居正五代史

二月景思請赦李克用

實錄陳景思斯齋詔入達鞞召李克用軍屯蔚州克用因大

掠鴈門以北軍鎮薛居正五代史先是景思與李友
金發沙陀諸部五千騎南赴京師友金即武皇之族
人也中和元年二月友金軍至絳州將渡河刺史瞿
稹謂景思曰巢賊方盛不如且還代北徐圖利害四
月友金旋軍鴈門瞿稹至代州半月之間募兵三萬
營於崞縣之西其軍皆北邊五部之衆不閑軍灑瞿
稹李友金不能制友金謂景思云云景師然之促奏
行在天子乃以武皇為鴈門節度使仍令以本軍討
稹李友金發五百騎齎詔召武皇於達鞞武皇即率
達鞞諸部萬人趨鴈門按景思請赦國昌父子而獨
克用至者蓋國昌已老獨使克用來耳是歲克用但
攻掠太原又陷忻代二州明年二月始自忻代留
後除鴈門節度使蓋此際止赦其罪復為大同坊禦
使及陷忻代自稱留後朝廷再召之始除鴈門薛史
誤也新表中和二年以河東忻代二州隸鴈門節
度更大同節度為鴈門節度治代州此其證也
宿州刺史拓跋思恭歐陽脩五代史作拓跋思敬意謂薛史避國諱耳按舊唐書實

錄皆作思恭實錄天復二年九月武定軍節度使李思敬以城降王建思敬本姓拓跋鄜夏節度使思恭保大節度使思孝之弟也思孝致仕以思敬為保大留後遂升節度又徙武定軍新唐書党項傳曰思恭為定難節度使卒弟思諫代為節度思孝為保大節度以老薦弟思敬為保大留後俄為節度然則思恭思敬乃是兩人思敬後附李茂貞或賜國姓故更姓李脩合以為一人誤也

四月黃巢復入長安唐弘夫戰死舊紀傳新傳皆云弘夫敗在二年二月

月驚聽錄唐年補錄新紀實錄皆在此年四月新紀日尤詳今從之

五月己未高駢出屯東塘妖亂志曰自五月十二日

九十餘日襍雉雖之變也按五月十二日至九月六日乃一百一十三日非九十餘日也今從舊傳

忠武軍八都劉恕十國紀年上云八都而下止有王

也

六月李克用陷忻代唐末見聞錄六月三十日沙陀軍却回收却忻代州太祖紀年

與紀年錄同按忻代先屬河東中和二年始割隸鴈門今從見

聞錄實錄

七月鄭從讜斬論安唐末見聞錄六月三十日沙陀收却忻代州使司差教練使論

安軍使王蟾高弁回鶻吐蕃等軍於百井下寨守禦當月內論安等拔寨却回到府按當月內即三十日也一日之中不容有爾許事必非也又曰至七月十四日相公排飯大將等於坐上把起論安不脫靴衫毬場內處置族滅其家又差都頭溫漢臣將兵依前於百井下寨當月內契苾尚書領兵馬却歸振武今從之

九月成麟殺高濬孟方立殺麟實錄澤潞牙將劉廣

將孟方立帥戍卒攻廣殺之自稱留後仍移軍頓於那州初高濬援京師廣率師至陽平謀為亂不行還

據潞州自稱留後用法嚴酷三軍畏之方立乘虛襲殺焉又曰貶昭義節度使高潯為端州刺史中和二年實錄又曰初孟方立殺高潯自立薛居正五代史方立傳曰中和二年為澤州天井關戍將時黃巢犯闕輔州郡易帥有同博奕先是沈詢高湜相繼為昭義節度使於軍政及有歸秦劉廣之亂方立見潞帥交代之際乘其無備率戍兵徑入潞州自稱留後新紀八月昭義軍節度使高潯及黃巢戰于石橋敗績十將成麟殺潯入于潞州九月己巳昭義軍戍將孟方立殺成麟自稱留後方立傳惟以成麟為成鄰餘如新紀按乾符二年實錄十月昭義軍亂逐節度使高湜貶湜象州司戶柳玘傳云貶高嬰尉三年十一月詔魏博韓簡云劉廣逐帥擅權云云是廣逐湜擅據潞州也薛史孟方立傳亦云沈詢高湜息於軍政致有歸秦劉廣之亂是廣亂在前也舊紀九月高潯牙將劉廣擅還據潞州是月潯天井關戍將孟方立攻廣殺之自稱留後貶潯端州刺史此蓋舊紀誤實錄因之薛史方立傳曰見潞帥交代之際率兵入潞不言何帥交代若不逐帥何能據州事無所因殊為疎略舊紀恐是誤以高湜事為高潯事實錄此云殺廣明年又云殺潯自相違新紀傳皆云成麟殺潯方立斬麟月日事實頗詳必有所出今從之

十二月閔勗逐李裕

實錄新傳作閔頊今從程匡象唐補紀

二年正月王鐸為都都統

舊紀中和元年七月鐸為都統十二月率師三萬至

京畿屯於盤屋舊鐸傳亦在元年唐年補錄元年十一月乙巳制以鐸為都統十二月乙亥鐸屯盤屋續實運錄元年八月鐸拜天下都統唐補紀中和元年四月高駢率師駐泊東塘自五月出府九月却歸朝廷即以鐸都統諸道兵馬收復長安鐸為都統諸書年月不同如此新紀二年正月辛亥王鐸為諸道行營都都統高駢罷都統據實錄四月駢傳云僖宗知駢無赴難意乃以鐸為京城四面諸道行營兵馬都統韋昭度領江淮鹽鐵轉運使駢既失兵柄又落利權攘袂大詬累上章論列詎詞不遜按駢罷都統依前為諸道鹽鐵轉運使五月方罷北夢瑣言曰王鐸初鎮荆南黃巢入寇望風而遁佗日將兵潼關黃巢令人傳語云相公儒生且非我敵無汚我鋒刃自取敗

亡也後到成都行朝拜諸道都統所以高駢上表月
之為敗軍之將也按鐸自荆南喪師敗官未嘗將兵
潼關皮光業見聞錄為都統在此年二月亦誤又舊
紀傳新傳鐸止為都都統新紀作都統實錄初除及
罷時皆為都統中間多云都都統又西門思恭為都
都監按時諸將為都統者甚多疑鐸為都都統是也
三月阡能為盜張彰錦里者舊傳作阡能續實運錄作阡能
實錄新傳作阡能按北夢瑣言安仁土豪阡
能注云姓纂無此蓋西南夷之種今從之

六月羅渾擊等反張彰者舊傳曰二年六月補楊行
散於諸處下寨官軍頻不利八月羅渾擊反十月胡
僧反又曰九月干能渾擊胡僧與官軍大戰於乾

溪官軍不利十二月羅渾擊反六月胡僧反有四千
舊傳曰二年五月羅渾擊反六月胡僧反有四千
餘人官軍與怛能戰於乾溪官軍大敗是月羅渾擊
反聚眾三千人實錄六月胡僧反有眾二千餘官
軍與能戰乾溪大敗按張傳上云十月胡僧反下云
九月胡僧與官軍戰自相違又阡能敗差一年今從

實錄並附
之六月

七月韓求反張彰者舊傳三年六月韓求反其邛州
從句延慶

傳及實錄界內賊首干能遷逾漸侵入蜀州界今

南詔請降公主報以方議禮儀張彰者舊傳中和元

信差布燮楊奇肱等齎國信來通和迎公主太師借
副使儀注郊迎布燮始相見揖副使云請不拜太師
聞極怒朝廷告以俟更議車服制數定續
有旨命竟空還今從雲南事狀及實錄

十月韓秀昇屈行從斷峽江路張彰者舊傳三年九

月峽路賊屈行從反陳太師差押衙莊二夢將兵三
千人十月二十日發往峽路向延慶者舊傳於中和

二年七月韓求反下又云峽路韓秀昇屈行從反川
主選點兵十三千人差押衙莊夢蝶押領十月癸丑
發峽路攻討韓秀昇蓋因十月討之而言耳實錄取
向傳而誤於七月下云韓秀昇屈行從為亂敬瑄遣

大將莊夢蝶以兵三千討之新傳曰涪州刺史韓秀昇等亂峽中今從句傳

朱瑄權知天平留後

實錄曹存實繼其叔父全最為天平軍節度未周歲而遇害舊

傳瑄為青州王敬武牙將中和初黃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王敬武遣牙將曹全最率兵三千赴難關西瑄已為軍候會青州警急敬武召全最還路由鄆州時鄆將薛崇為草賊王仙芝所殺崔君裕權知州事全最知其兵寡襲殺君裕據有鄆州自稱留後以瑄有功署為濮州刺史留將牙軍光啓初魏博韓簡欲兼并曹鄆以兵濟河收鄆全最出兵逆戰為魏軍所敗全最死之瑄收合殘卒保州城韓簡攻圍半年不能拔會魏軍亂退去朝廷嘉之授以節鉞新傳與之同薛居正五代史瑄傳中和二年張濬徵兵於青州敬武遣將曹全最率軍赴之以瑄隸焉賊敗出關全最以本軍還鎮會鄆帥薛崇卒部將崔君裕據城叛全最攻之殺君裕預因為留後瑄以功授濮州刺史鄆州馬步軍都將光啓初魏博韓允中攻鄆全最為其所害瑄據城自固三軍推為留後允中敗朝廷以瑄為天平節度使使據王仙芝死已久曹全最又為節度使使去歲死王敬武今歲始得青州新舊傳薛史皆誤今從實錄又新傳瑄作宣歐陽修五代史記注云今流俗以宣弟瑾於名加王者非也今從舊傳薛史實錄

十一月李詳舊卒逐黃思鄴

實錄李詳下牙隊兵斬偽刺史黃思鄴推華陰

鎮使王遇為首降河中王鐸承制除遇為刺史按黃鄴與黃巢俱死於虎狼谷實錄誤也今從新黃巢傳

高仁厚討于能 張彰著舊傳中和三年冬于能轉盛官軍戰即不利陳敬瑄乃遣仁厚討

之十一月五日仁厚進發六日擒羅渾擎七日擒句胡僧得韓求首級九日擒于能得羅天子首級十一

月二十二日回戈自城北門入三日大設五日議功高公自檢校兵部尚書檢校左僕射授眉州刺史張

彭書語雖俚淺或有抵牾然敘事甚詳苟無此書則仁厚功業悉沉沒矣句延慶傳中和二年仁厚梟五

賊之首凱旋歸府冬十二月戊寅皇帝御大玄樓高仁厚與將校等於清遠橋朝見至後三日大設高仁厚除授眉州刺史延慶不知据何書知于能敗在二年冬然要之仁厚擒韓秀昇在三年十月前則擒于

能必更在前矣十二月巳亥朔無戊寅日必誤也實錄二年十月草賊阡能於蜀州敗官軍陳敬瑄遣高仁厚討之實錄見句傳敘討于能事承十月癸丑發峽路收討韓秀昇下因附之十月亦誤也實錄又曰十二月仁厚以阡能首來獻帝御大玄樓宣慰回戈將士以仁厚為檢校工部尚書眉州防禦使亦因句傳而去其曰又此年十月戊辰昇眉漢彭綿等州並為防禦使故改刺史為防禦耳今高仁厚擒阡能既不知決在何年月故因實錄附於此

十二月李克用將兵至河中

實錄在明年正月今從新太祖紀年錄薛居正

五代史

李克讓為僧所殺

太祖紀年錄初克讓於潼關戰敗避賊南山隱於佛寺夜為山僧所

害紀綱渾進通冒刃獲免歸黃巢賊素憚太祖聞其至也將託情修好捕害克讓之僧十餘人殺之巢令其將米重威齋重賂偽詔因渾進通見太祖乃召諸將額其賂幡其偽詔以徇薛史克讓傳曰乾符中以功授金吾將軍留宿衛初懿祖歸朝憲宗賜宅於親仁坊武皇之起雲中殺段文楚也天子詔巡使王處存夜圍親仁坊捕克讓詰旦兵合克讓與十餘騎彎弧躍馬突圍而出官軍數千人追之比至渭橋死者數百克讓自夏陽掠船而濟歸於鴈門按克讓於時猶在雲州云鴈門誤也後唐懿祖紀年錄曰其兄克恭克儉皆伏誅按是時國昌猶自請討克用朝廷必未誅其子蓋國昌振武不受代後克恭克儉始被誅也薛史又曰明年武皇昭雪克讓復入宿衛黃巢犯闕僖宗幸蜀克讓時守潼關為賊所敗按國昌以乾符五年不受代朝廷發兵討之六年克用未嘗昭雪克讓何從得入宿衛廣明元年國昌父子兵敗逃入達鞞其年冬黃巢陷長安克讓何嘗守潼關戰敗而死於佛寺或者為朝廷所圍捕時逃入南山佛寺為僧所殺則不可知也今事既難明故但云為寺僧所殺而已

孟方立遷昭義軍於邢州自稱留後

實錄中和四年正月以義成行

軍司馬鄭昌圖為中書舍人三月邢州軍亂殺其帥成麟以中書舍人鄭昌圖權知昭義留後按成麟前

已為孟方立所殺況不在邢州邢州乃方立所治也
又於時潞州已為李克脩所據昌圖安得更往彼為
留後又其年五月以右僕射王徽同平章事充昭義
節度使徽上表懇述非便乃復以本官充大明宮留
守舊王徽傳初潞州軍亂殺成麟以兵部侍郎鄭昌
圖權知昭義軍事時孟方立割據山東三州別為一
鎮上黨支郡唯澤州耳而軍中之人多附方立昌圖
不能制宰相奏請以重臣鎮之乃授徽檢校尚書左
僕射同平章事澤潞邢洛磁觀察等使時鑾輅未還
關東聚盜而河東李克用與孟方正爭澤潞以朝廷
兵力必不能加上表請之曰鄭昌圖主留累月將結
深根孟方立專據三州轉成積累招其外則潞人胥
怨撫其內則邢將益疑禍方熾於旣焚計奈何於已
失須觀勝負乃決安危伏乞聖慈博求廷議擇其可
付理在從長天子乃以昌圖鎮之以徽為諸道租庸
供軍等使新孟方立傳曰方立攻成鄰斬之擅裂邢
治磁為鎮治邢為府號昭義軍潞人請監軍使吳全
勛知兵馬留後時王鐸領諸道行營都統以潞未定
墨制假方立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勛以書請鐸
願得儒臣守潞鐸使參謀中書舍人鄭昌圖知昭義

留事欲遂為帥僖宗自用舊相王徽領節度時天子
在西河關中雲擾方立擅地而李克用窺潞州徽度
朝廷未能制乃固讓昌圖昌圖治不三月輒去方立
更表李殷銳為刺史乃徙治龍岡會克用為河東節
度使昭義監軍祁審誨乞師求復昭義軍克用殺殷
銳遂并潞州表克修為留後按王鐸以三年正月罷
都統則昌圖知昭義留後必在二年也昌圖在潞不
三月引去今徽以潞讓昌圖則徽除昭義必不在四
年五月實錄年月皆誤也方立若已自稱昭義留後
遷軍額於邢州則不止割據三州若欲別為一鎮則
應別立軍名必不與潞州並稱昭義若但以潞為支
郡當自除刺史不以書與王鐸更求儒臣就使求之
鐸亦當以昌圖為潞州刺史不云知昭義軍事又不
得以澤州為支郡也蓋方立旣殺成麟以邢州鄉里
欲徙鎮之故身往邢州而潞人不從故請全勛為留
後方立以衆情未洽未敢自立故囚全勛外示恭順
託以中人不可為帥而請於王鐸乞除儒臣其意以
儒臣易制欲外奉為帥而自專軍府之政漸謀代之
也旣而昌圖至潞欲行帥職而山東三州已為方立
所制不受帥命獨澤州在南尚可號令耳故王徽表

云昌圖主留累月已深結根言在澤潞已久人心稍附已所不如也又云方立累據三州轉成積慶謂昌圖欲行帥權而方立不率將職互相窺覷故積慶也又云招其外則潞人胥怨撫其內則邢將益疑謂今邢潞已成疊隙已至彼欲加惠於邢則潞人怨其寵賊加惠於潞則邢將疑其圖已也又云須觀勝負乃決安危謂昌圖能勝方立然後昭義乃安也昌圖在潞終不自安故以軍府授方立而去方立然後自稱留後徙軍額於邢州以潞為支郡表殷銳為刺史故新傳徙治龍岡在殷銳為刺史下此其證也於是潞人怨而召沙陀當微除節制之時克用猶未敢爭澤潞也吳全勗疑是方立初入潞府時監軍故王鐸使知留後方立既囚之疑其遂斥去祁審誨恐是鄭昌圖時監軍太祖紀年錄云方立虜審誨自稱留後薛居正五代史方立傳云方立以邢為府以審誨知潞州事三說不同且既虜審誨必不以知潞州方立表李服銳為刺史而審誨猶依舊必是後來監軍方立以其未嘗異已故不疑之若嘗被囚虜必不復留此之不實昭然可知疑唐末昭義數逐帥劉廣成麟作亂被殺殺人皆知之記事者不詳考正或以先者為後後者為先差互不同故諸書多抵牾不合耳又薛史安崇阮傳云安文祐初為潞州牙門將光啓中軍校劉廣逐節度使高潯據其城僖宗詔文祐平之既殺劉廣召赴行在授中州刺史其後孟方立據邢洛攻上黨朝廷以文祐本潞人也授昭義節度使令討方立自蜀至澤州與方立戰敗歿於陣按諸書皆無文祐為昭義節度使事况光啓中澤潞已為李克脩所據文祐來當與克脩戰不得與方立戰也其事恐虛今不取

資治通鑑考

共卷第二十四



